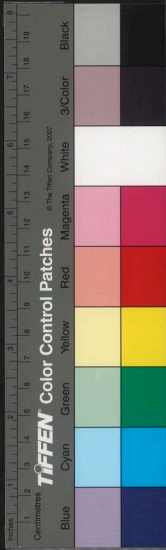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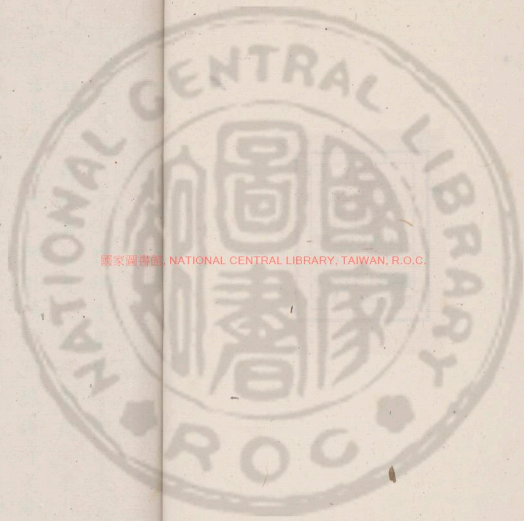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x 978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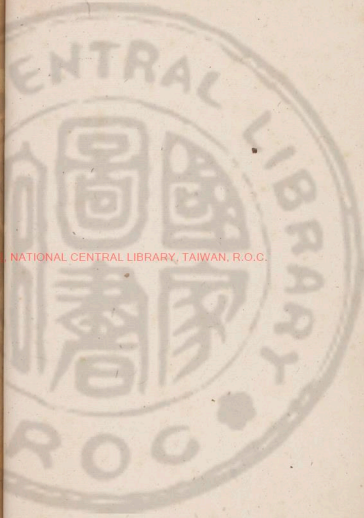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上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秦契丹與北葉合勢入
 寇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
 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
 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
 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檢點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
 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譟譟突入驛
 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
 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及羅立於庭曰諸
 軍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
 太祖之身眾皆拜於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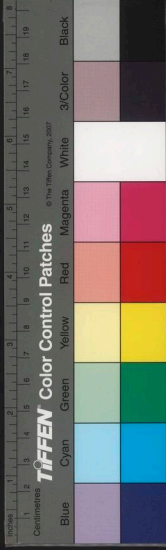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能從吾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母得報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劫市汝曹今母得^劫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及整飾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為利州路轉運使先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為光言太祖不^劫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

海內禍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京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瞎眼其子少病偃蹇韓憲馳頗有智畧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勅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遽遁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其弟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即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戰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



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
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
公歸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
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祖厚恩今為六軍
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
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
叱之不退質頌諫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
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諫諸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至
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
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即帝位群臣朝賀及太祖即
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
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毅夫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彥出
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為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悞太祖英武有
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
將北征京師間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
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
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奸或云即
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匙杖遇太祖擊之
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習懷乃未家間恐怖婦
女何為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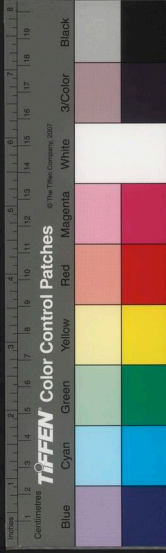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退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於是衆心懼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汝無

武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漢高祖罵警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舍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壁者怒之曰聖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廨舍耳汝豈得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搨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搨而獻之軍校竊言曰陛下試引搨首視之搨首即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親辨卿云



太祖常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德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邪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悞故不樂耳孔子稱誠知為君之難也不我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為

太祖平蜀益景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遺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彦大臣侈靡之物皆遠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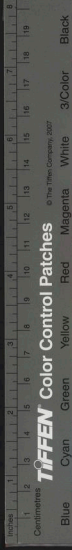
太祖初即位頗好攻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歎曰我孰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群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禹蕪未定何謂一統遂却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遵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革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違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



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
惜爵位不肯安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人君之所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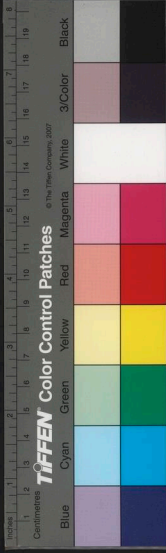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
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
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
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
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群臣不欲晉時卽度使李懷忠
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生致江淮之粟四五千
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

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

右皆出石介三朝
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
長子入朝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
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謀人構臣父耳上
曰吾亦聞汝教諫許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
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為汝婦語汝父
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
讓之耶其子婦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為人所信
獨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
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谷三十萬且寄我
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



宋史李筠傳
及蒙文質論
國譯俱作李

刺日自焚筠為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
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
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
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
軍出澤州平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
自於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
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關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高廉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
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
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
德驥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飲財賄上怒叱曰鼎
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
庭教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
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恭決大政及疾篤
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
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
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勅戒太祖曰汝萬
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
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于榻前為約誓
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以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官



人掌之太宗即位趙普為盧多遜所譖出為河陽日
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
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
之又不明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
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
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常有群臣立功當選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
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選官將若何普曰刑
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
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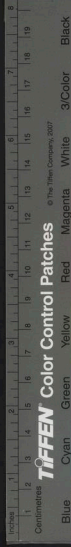
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
奏右皆趙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
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
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達長久之計
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
季以來戰聞不息國家不安者故非他節鎮太重君
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
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
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
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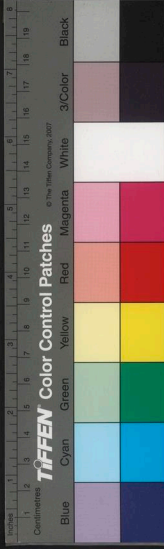
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為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卧
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
不敬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
命已定誰敢援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
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
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
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
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薄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
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
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
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主死而骨肉也明日皆
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
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
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
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彛非趙
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
之老不覩干戈賢聖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
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
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邪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



此意劉摯亦
心月

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
備宿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
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
曰叢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
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
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寔吾之股肱
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磨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
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大
寧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
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金洞
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
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遠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
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為我用
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濕衣飽食何忠負之
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閣則走河東耳
上怒命以鐵搥搥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
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
襲衣金帶及鞞勒拜太府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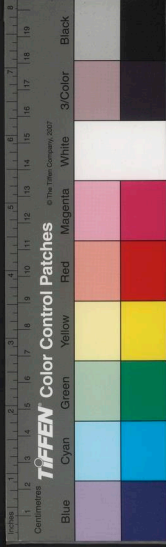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
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
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
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
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敬其知為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
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記籍之每一官缺
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
朝訓鑒函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
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
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恨無死所党項羌
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調讓之羌懼即遣使謝歸其
所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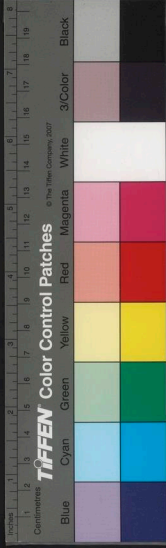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尚
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
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
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木問
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貶則降河東
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婿也為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



及太祖械送之承德管之十下而已 右皆始平公三
張美為滄州節度使氏有上書告美強取其美女為
妾及受取氏財四千緡太祖君上書者諭之曰汝滄
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
如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汝滄州
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欺
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為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
勅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
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氏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
毋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
賜其母錢萬緡令遣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

無為取於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教慰撫之
美惶恐折節為庶謹頌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
故世謂之滄州張氏龐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為廣南所虜其妻莫
氏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
得渭喜以為平廣南得一入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
轉遂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別二十七
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
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孺居此久不可去渭為
具奏詔特爵為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為秦官張錫
周渭為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



村權為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繼其
士年暴犯居民謂往責而斬之自後莫敢動上聞益壯
之詔褒稱為出聖政錄

王明為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
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
非明為鄆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
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教日
積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
聞之即擢明知廣州

吾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宗后偃內侍都
知王繼隆名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

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
王見醫官賈德玄坐於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
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
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
入見王旦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
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遂與
王雪中步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
且待於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使應直前何待
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
邪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
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



為班行惟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為多因久雨不止故
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
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
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
亂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帷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
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右出聖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
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敕已出韓王復懷之
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邪對曰非也因
別奏事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
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陛
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患上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
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
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蓋元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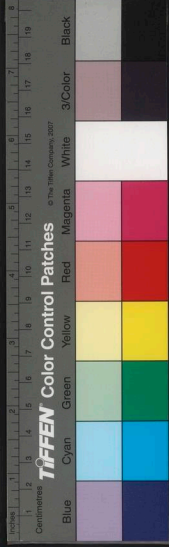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掌茶酒太祖嘗
從之求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
即位常語及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堯夫云



太祖將宋句知舉疑教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勝出
群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
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為白我：安能
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疑白大
惧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
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為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
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
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
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
其量

太祖未闕中群盜有馬四十四常有怒於富平人志
必屠之驅畧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焚
其城郭富平人恐聲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
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於邑北群盜聞之捨富平
不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偃弩戒勿
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策又劫掠所
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
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
州巡檢獲之自以為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
檢所獲巧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
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過于某地君是時何



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過於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
不擒我耶我為舍人所破狼狽頭據為君所得此所
謂敗軍之卒舉帝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
慙而退 公云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
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
便宜從事不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
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敬之
曰楊譚見手先教鏃林特逆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
及有廢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
者不肯運糧譚鏃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
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費糧若干官為封之
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辦
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單人畜死者十
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
大夫特至高書三司使 公云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
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叅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祖得訊大驚曰朝廷
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有國家耳乃詔昌言
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祐宣徽知政事以工部
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叅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叅



洪永與三州入為御史中丞真宗即位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逮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春遇上大怒以為昌言擇意職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外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叙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云

李順反太宗命叅知政事趙昌言為元帥昌言為人辯智於上前指書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時有峨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額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海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為後援事平罷叅知政事知鳳翔府王原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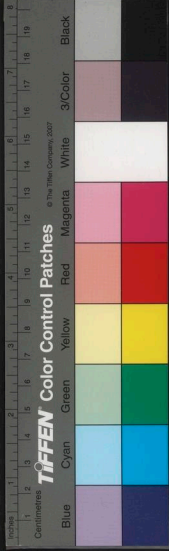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數以冒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少女

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叅軍鞠之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



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及吳皆以為得
矣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婦
之曰若愛富民錢散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譏曰今數
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
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
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
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密
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
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
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貌泣不肯去曰徵使君之
賜則某誠族笑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

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
與焉其人不得入逸垣而笑頓家資以飯僧為若水
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故為之奏論其功
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
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
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
頭愧謝若水曰復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
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推官自舉職半歲
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公云
李继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
司期八月山寒令轉易粟轉運司詞發方集嶧隆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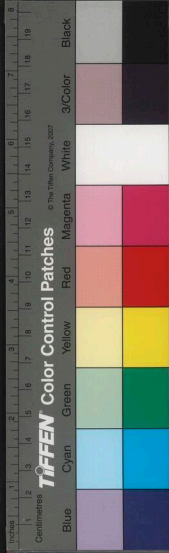
為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更取十月
轉運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侯狀言
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
者遠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需太
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
盧之翰寶玦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
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狀
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
廷中不去上既入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
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
替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推任爾者為賢爾乃不才如
是耶高留此安侯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得待罪二
府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
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
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加誅
亦何晚為猷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
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
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
皆虛繼隆坐貶貶討知秦州 壬辰日云

曹侍中將薨真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
臣二子璩與瑋才器可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璩不如
瑋乙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上遮箭板高居主者令卑之



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也命牽出斬
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語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
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
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
身令教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
奔馬徑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
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衆
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太
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
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死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
右聞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茹肅而遁瑋以
大軍征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濠
西邊由是懼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於
額呼之為父云 全昭云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
容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
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伯康云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救國未嘗妄斬人嘗知
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
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
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
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張錫之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廷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為拾遺是時太祖已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為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殺其後左遷為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用為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為官平生獨奏外孫宋役族人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為秘閣校理黃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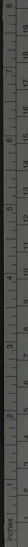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復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議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新決之非為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兗王宮嬭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眾皆廢嘆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再安得假山王驚問



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駝峻急
里昏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
不聊生此假山並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
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
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
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
坦揀乘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
曰吾選瑞士為王僚屬者固為輔佐王為善耳今王
不能用規諫而人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
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
捍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
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諛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
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亦重之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為大
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
德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教忤權貴宦官尤惡
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禹
偁為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為比上嘗曰當
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言為館職平時若惡駭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
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方丈云何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為而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始平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院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

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卿者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分言于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發奏之即召閣門吏役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真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夸悖逆之人我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



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讐而堅其叛心也上曰然則
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直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
招徠徒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
命在我矣上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
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德明竟納降
請命張宗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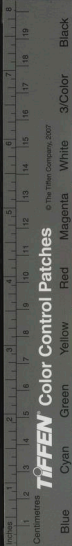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
知上所在衆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
銜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
皆以為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未
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

不敢帶王因入茶棊閣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
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王宜又云
蘓元王偃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為貲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
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
也準為虞部貲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
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推官
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
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則可也陸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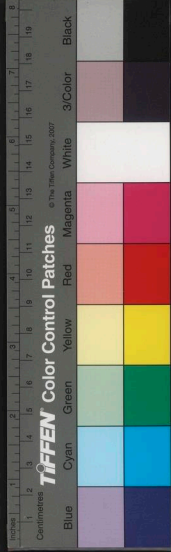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



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
才能氣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
篇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
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
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
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薦為殿中侍御史屢奉使為國
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
久之召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屢遷
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典之同年登進
士第授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
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悽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
人職任昏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叅知政
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
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
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
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
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穆
贈工部尚書出穆行狀

錢氏在西浙置知樞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
翰林學士唐子方云

周仁莫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
錢氏骨鯁臣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



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傲
出虎子為刺史以仁莫代為丞相莫說傲曰主上英
武所嚮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
者也傲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禮而遣
之開寶九年仁莫復從傲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
遣傲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
莫知所為仁莫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
將至矣傲左右固爭以為不可仁莫厲聲曰今已在
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
納兩浙地圖請致土為內臣土一再辭讓遂受之改
封傲淮海國王道節度以仁莫為副傲辭又更除鄴
州以仁莫為鴻臚卿卒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
也子方之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
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
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
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為聞其與趙中令為
仇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
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富公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
陰以白上曰普身為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



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時
第中遂如京師捐於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為人所殺藏英尚幼稍長擒讐人生
鬻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讐張荐
子契丹用為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後世宋征契丹藏
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尾橦闕乃單騎往成下呼曰
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非汝敵也
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
遁去城人開門請降張文裕云

太祖時趙韓王晉為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
浙王徽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左廡下會
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
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
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咲曰但取之
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
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脩也富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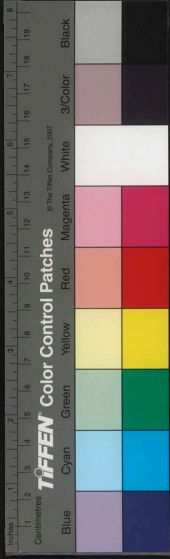
曾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
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
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
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
州忽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
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自於海上者矣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宮中珍
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
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於蓄財所取不多故此諸
降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勝子云勅差往
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
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
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绯故事賜
绯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歲
以為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
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敬駉常侍徐鉉為奴巫
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
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
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忒
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州遭父喪起復
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
后崩喪禮顯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
揚州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干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脩
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罷小臣詞邏邏
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特角
下詔感厲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帛晉遺民非貪其土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
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
拱冬旱侂侑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出神道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脩太宗實錄
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
聞食其一冬雷群難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
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
蘄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 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
出字次道所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教繼遷罪狀募改朔殺之
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
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為夏臺彼必感
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也一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
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兵專而
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軍皆怪
制之主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光朝登第僅萬人之
亂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
親之事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汰僧尼疲民無耗罷
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其自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
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險傾
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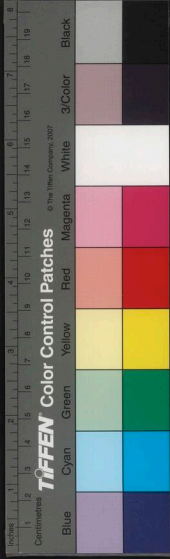
附卒如高侑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因繫輕得
養治於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高侑為翰林學士嘗州徙遷制道馬五十匹
以備濡潤高侑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潞州閩人
鄭震徒步來謁高侑愛其儒雅及別去為買一馬或
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徙遷五十馬願肯虧
此價哉高侑之平諫議大夫威綸諫曰事上不回邪
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讐仇世以之為名
言

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高侑章奏嘆羨切直因訪其
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呂對權大
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
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
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
其秩出次道所撰碑

張洎為舉人時張必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
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
庶僚遇之必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
謚議云元而無悔必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辨乃得
解事見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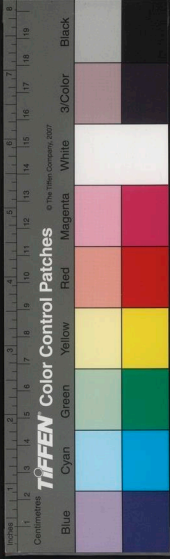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均歿死於李
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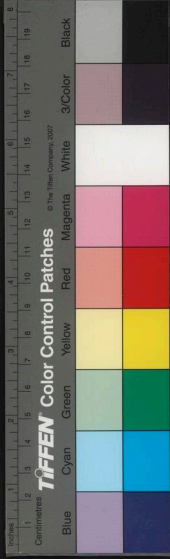
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於
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博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
宗毆其幘頭墮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即以嗣
宗為狀元昌言次之初為秦州司理秦軍路冲知州
事常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
冲召嗣宗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
詩冲曰佳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
枷枷冲悅即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上
遣武德辛之嶺南觀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
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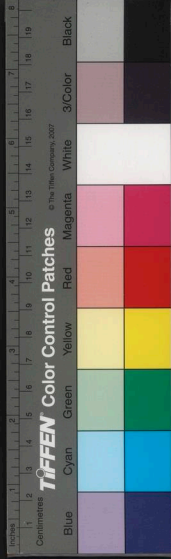
歸命之罪誰為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
太宗時洎為負外郎判考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年少
倨貴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引與
語愛其辨博遂薦於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
死薄其為人太宗好棊棋裴樛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
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張洎
諧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忽佑言切直而殺之非
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為上言洎學術該富智識宏
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忤知政事洎女
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女以為笑後終出
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為洎傳極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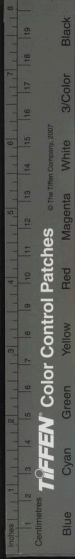
耳目切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
至上怒解喜嗣宗直節選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
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
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謂真乃敢視事嗣宗毀其
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畫獲之韓欽聖云
張聞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關
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待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
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帶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
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疔常撫其
而嘗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嘗
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妙
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
曰賤畜吾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羈耶龔伯達云
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宗時俱在清貴詢好潔衣潔
服衾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
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
人為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
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
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
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
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為轉運使令人負礮礮自隨所
至散之地吏應對小失誤則于地倒戈之故從者憑



依其威安為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
輕捷為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
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
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
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
為牛也謂貌雖野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
為真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
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
儕及不及此獅子邪中立曰然吾輩官皆首外郎敢
望園中獅子乎衆大笑借聲為園外報也朝士上官
關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
自為上官關借聲為莫何能知下官口及為叅知政
事日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
示曰勅命我可本官叅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
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若叅政也嚮若尾
叅政壘粉久矣中立為叅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
以鄭祭方之未幾罷為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於家
先朝時鏐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為奇異試不中
皆以責罰為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
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鎖廳人眾盛開封府授鏐
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
為宰相韓億為樞密副使既而解鏐出堯佐子博古



為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衆議喧然作河滿子
以朝之流聞達於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膳
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
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官待制王宗
道因奏事自陳為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服龍圖
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又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
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為樞密副使當
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
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
落樽前於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舉白衣別試各十
人中解三人在外者衆試于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
額故也慶曆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
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宋靜
曰景祐五年御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
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得考官奏
鎮靜寔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
之乃聽考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
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仁
成都人與兄鎡皆以辭賦著名自吳育歐陽脩為省
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
以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
廬州曹祐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



富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嫁娶者宗族競為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令不然

東都李暉善為詩

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賈昌朝陳執中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貽永叅知政事給事中丁度樞密副使諫議大夫

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軍知陳州章得象軍知澶

永見上尚書部晏殊節度使軍知永興軍程瑋資政

殿大學士知并州鄭戩端明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

李淑巨翰林學士同判樞密院中書門下平章事

學士侍郎西京留守張觀給事中使揚州韓琦諫議

正知鄭翰林侍讀學士判農寺樞密直學士

州富弼翰林侍讀學士三院樞密直學士

鄭州王拱辰提舉龍圖閣學士並見上

學士知鎮州明輔知杭州蔣堂知開

知秦州文彥博知許州張錫直學士

封府張存孫劉沆知滑州張奩居慶

高若訥尚書左丞杭州給事中高

慎甫魏瓘知制誥知揚州歐陽修國

明逸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張溫之

知河中府王子猷知蘇州滕宗諒

西都轉運使夏安期知河北都轉

致任太子孫若祕李迪著布子前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

處不差尺寸慶曆中為上相首冠



拜而起外間謔言呂相失儀是天奪之鬼殆將亡矣
後十四日恩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又曰彭內翰
乘往在三館時嘗與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
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
之侍座者畢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
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未可舉也侍中者曹鄴公
利用也乘固已恠之頃之宰輔有得魚者左右以白
網承之及利用得魚獲用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
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
難以久矣無幾而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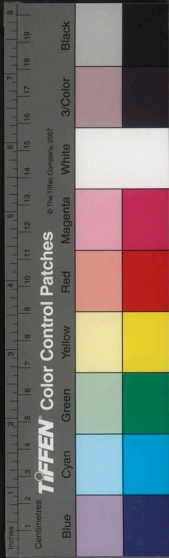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侍禁竦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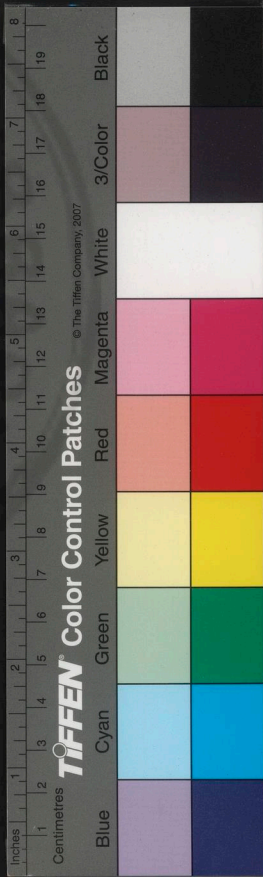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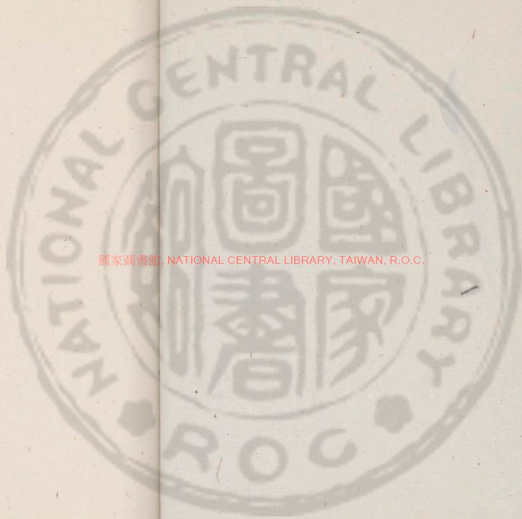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收
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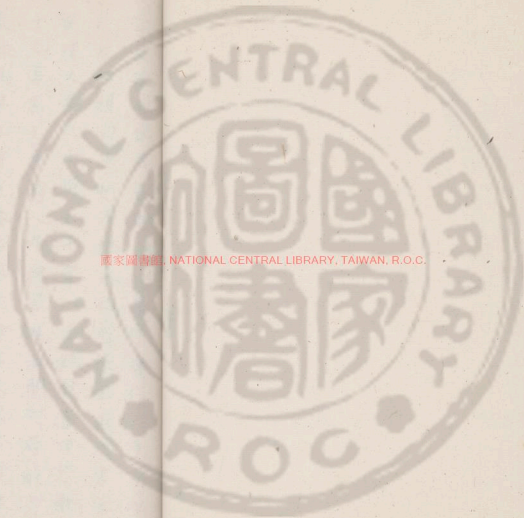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Lib 27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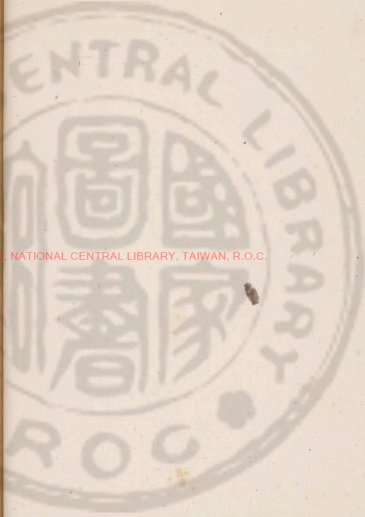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鍊作三千字以示鉉
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
矣鍊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
十七善屬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
數鍊為第五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於邊鍊以死
事者子補奏職貢院奏鍊所試詩賦優於省元陳堯
佐以其幼故抑之未舉請免省試詔許之鍊以奉職
行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
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
脩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堯興以耒柳試制
科人無登第三等者英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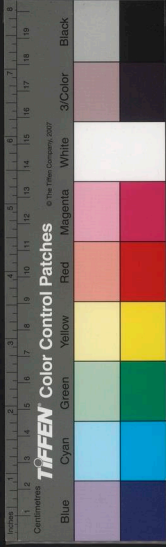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並為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為之首其後夏竦等教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廢今上即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其餘四科多不應皆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考校中者召詣閣下試論六首又中選則于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不過一二人此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慶曆六年賈昌朝為政議欲廢之吳育叅知政事與昌朝爭論於上前由是賈吳有隙乃詔自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考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直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城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時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蟻臣與脩踪跡踈脩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及修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知蘄州遭喪去官



朕聞除翰林學士蔡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越
越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秘閣下夜召入
禁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中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
事衆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分

中書吏房置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
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銘閣為之近歲用人

頗輕清流皆恥為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
具獄上請先下審刑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夫

情即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
法處之皆手自書蔡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

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定迺奏其有不當則駁
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小屬吏凡有事

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不穀曰陸泰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

母急呼泰不應蹠之墮床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
人嚮者呼泰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

為縣令有劫盜繫甚急泰愍之呼謂曰汝迫於餓寒
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傳一夕逸之吏急以白

泰政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泰如此脫
復捕得胡顏見泰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投之曰



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責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
以見恭恭又判其後曰嗟乎一跡之人曾無深於詩
者人皆傳以為笑蔡文忠公以為有淳古之風薦之
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
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
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先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
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懷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
臣所難也一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劉季
述何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
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

杞知慶州并音便

又曰杜杞字備長為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
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為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斃盡
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
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

閣待制

皇城使宗安道故明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
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尚揚二美人方有寵每夕並侍上寢
上體為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
人係慶揚太后亟以為言未能去入內內寺者都知
閻又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即



召鐘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云不肯行文應
掩其類罵曰宮婢尚復何云即載送別宮明日下詔
以尚氏為女冠楊氏為尼立曹后

道祥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
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事
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公見上體不
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官皆申公之策也
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
序副使四遷為遙郡刺史俸祿十倍於舊國再益廣
于今為遷

又曰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翰

詠滕宗諒游已有軒輊之名及為中丞力擢張士遜
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已至二府夷簡忘其剛仇久之
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
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君臣將無益夷簡愈忌
之故尋被謫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恭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
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相矣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
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闕
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
輩各當務敏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



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
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
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
曰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為
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
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
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
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
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倉之倉
中蕭然僚佐皆服其能慶事

翰林學士曾公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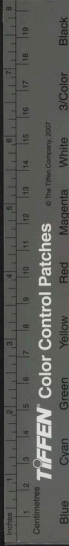
災異深自貶損秘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
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言上
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為遷官叅知政事程
琳以為不可乃賜鮮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
言瑀所扶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官職上
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
藥院閑說於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
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
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
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
下所薦耳不若並進二危更請上擇之衆以為然明



日以迷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於
經術上曰吾以命瑀矣若何夷簡曰請並用二人乃
俱拜天章閣待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意徐
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上
之言自古聖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大祖皇
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不
習瑀無昌朝雜於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
祖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又問真宗亦並上
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為儒士不
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
落侍講通判兪州後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廢於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
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終然以
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
鄉閭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
公執政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宜時歲陝西所
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人餘皆歡呼返其家其免者
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
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
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又奏曰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若謨以詩
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



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禪帝力直瀆風
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者三人
以其詩荐於上尋亦除諫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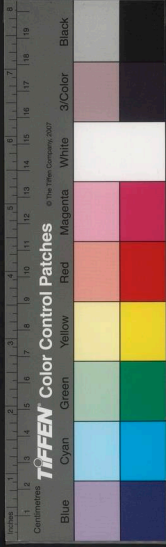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尚府知青州蕪青齊一路安
撫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
言以卒歎萬餘條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遺上
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遺疏示之執中慙恚上疏求江
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
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
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
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揚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
之賊聞後有兵不敢損舍比至蘄黃疲敝不能進黨
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喜永吉以為能起
遷閤門道事舍人又遷閤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
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
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
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
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中
為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
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奉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
乃命中使賈勅誥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
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



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
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執中涕
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
執中恭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吳諮叅孫甫
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是
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
上領之退歸即詔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
及得象既署史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若曰卿者
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
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願二人苟欲全其在
諫者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

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
發遣賈昌朝為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得
象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又曰執中之為相也葉清臣為翰林學士草其別誥少
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
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
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寔無可言執中以此
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
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
年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州府移青州執中
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為戶部郎



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評中
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燕龍圖閣學
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賚執中
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過京師復于
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執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
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
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
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
地遂相忿訾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
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
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檢
常原口食通判石待學以為虛費由轉運使罷之士
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學首於木上每
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為主不從即
以鎗刺之洞心又出于背又推監押章貴曰必若此
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為主貴以言論之令
勿動倉庫及安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
會朝廷遣知制誥田况賞諭之况遣人于城下遙與
賊語出詔示之賊終孤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
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
也汝下索我歆登成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



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逼汝不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費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喻汝尚疑之豈可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誕妄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及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于是信之爭拔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闕門祇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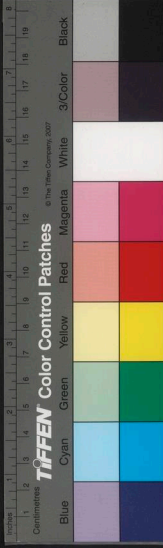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昱之不協在軍中每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昱之首我當降願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恭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過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恣讐者為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昱之落職知魏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軍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曰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



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
曇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遣使毋守其尸出為之治喪
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沅涕殯於城南佛舍
然後去嗚呼達誠錄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
非矯逆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出於天性至誠不
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
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
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
乎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已也若畏猛火
速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故邪
彼雖藐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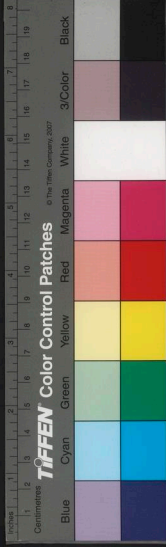
王景曰晉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
以此法令嚴峻氏不敢亂煮煉官鹽大雋真廟以降
鹽後刑罰寬聚斂私鹽多官利曰耗章獻時景為運
人始達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
欲行之廷謂大臣曰關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柳
膳及宮中鹽善身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柳膳
亦多土鹽不可食歎為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為必
如是縣所耗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耗之何
害大臣乃不敢復言于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
其法詔下各郡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曆初范滂復



建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
錢於邊給鈔請監朝廷從之權祥為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均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斷虜入
寇之路使出一塗見易剽耳及楊懷敏為之則乃言
可以限絕北湖隄塞其北而稍注水蓋之漫衍而南
侵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間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
畧相比以 朝廷有澶淵之役胡自界門逐城之間
積薪土為甬道而來曾不墮行又况冰凍及自西山
或不合處過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前湖河朔
水災所以甚于往年者以河流入塘均堰有缺處放
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南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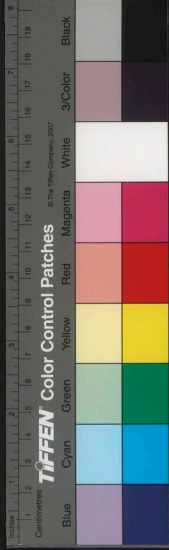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漫陀羅
酒醉而殺之以書詔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
為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
為國家行不信于蠻夷獲小忘大朝廷詰杞之所殺
蠻數為即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
有陰為之助者故不得坐然杞自虞部負外郎數年
位至兩制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
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
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
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耶



因以勸輔臣賜與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
王講賜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諭與欲任以他官與對不敢
辭為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
龍圖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與上言切諫真
宗不納遂為解疑論以示群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
大夫知河陽遂為俗事中與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
養詔知兗州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講
學士預脩光朝寔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
侍郎兼龍圖閣學士與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
事及覆中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視又擬五經切治道
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畫無逸為圖乞施便坐
為觀鑿之助時莊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
上同聽政與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
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
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
馮允講老等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
二百疋改工部尚書知兗州侍晏太清樓近臣皆預
俄出御飛白書賜群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
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與與太子少傅致仕晁
迥大小兼賜為並詔群臣賦詩翌日與入謝承明殿



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鞵勒馬及行賜宴
於瑞聖園上賦詩餞行並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為
榮耕藉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
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謚
曰宣奭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抵不肯說隨雷同真宗
已封禪禪符瑞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
毅然有古風采精力固足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
孟軻書錢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
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享獻神齋福止用一尊不設
三登登歌不雍徹冬至設祀昊天上帝外級止七十
位享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

不備式舞奭皆言其謬闕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
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值號重複不合
典禮冬至宜罷五帝零祀設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
與群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
日傳於時三子瑤虞部負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
殷中丞

劉壽成或壽也

禮部郎中

伯京曰馮元孫奭俱以儒素稱馮進士奭諸科及第
奭教上疏直諫真宗未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讀學
士十年奭因請老詔不許奭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
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於
秘閣奭已辭並行詔追餞席於瑞聖園先是言兩制



者中丞不預王時為中丞耻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
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
於兗州元性徽各判國子監公謙自以其家所賜酒
充事而取直以歸以此少之與子死之日家資鉅萬
子高曰故事直孝士以上皆服金帶孫與麤老不勝
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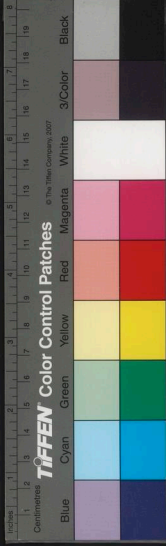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都轄許懷德却之寇
日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洵俱請濟師俾俠士三百平以
環慶署兼鄜延雍鎮之十二月以甲五千來留半月
所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泥寇又聲言因保安未俾懷
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莫
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莫甲以俟通突不
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得莫莫拏騎入
延延兵合三千雍失據表交臣名平若遂堽闔介
婦執禪十九日寇及城下前是雍聞寇且至亟呼劉
平至自華泥赴難會大雪平無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
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舍吏
議進師禪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督進必敗請止先
此傾而進平叱曰吾堅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
馬乘去士未徧食殘雪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督進
平旦曰寇已至道隘宜單引衆信平之寇稍翦取亡
教指揮乃悟遂也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



羸兵先犯之邊陷守確戰俘馘而返已而其至平軍
少利比晚復至為兩翼以掩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
適平軍遂敗寇圍而難之邊等死二十二日且呼元
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寇以渠令石之皆乘馬而往虜
騎及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二日寇撤城下兵去
德和至鄜州奏平車衆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
實狀聞乃靳德和腰賞平元孫家初雍辟用章自副李
廣伯監安撫兵鈴轄守勤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歛棄
延安鄜康伯景涕守勤皆叱之圍解守勤敬白二人
雍使先之邊奉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

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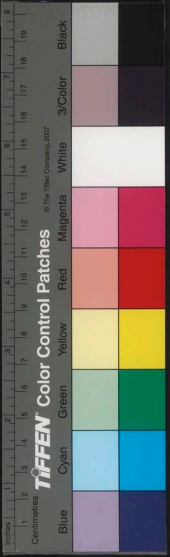
又曰九月寇屯 寺聲入寇十月治邊部署懷敏鈴
轄德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劉質以胡三萬從行
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皆未
請緩十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
知和請瑛瑛進先曰君祿盈庫人今能偷安我不能
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齒餌知和告勝相繼軍中
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來告懷敏遂
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強至
瑒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
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歛去糧道餒十日懷敏
諸將皆歎還走瑒曰未塗寇必有伏若有籠竿往彼



持候所之白典而張狠卿虛南官舉雙銅措
 吳災預門罪獄死氏憤無罪枉州官舉雙銅措
 為燹坐未尋一所氏憤無罪枉州官舉雙銅措
 意者嘗家月一情罪罪只城本以中氏為真置顛
 第普禮聲通通情初亦亦降本以中氏為真置顛
 八元一狼內窮兄尋有亦亦降本以中氏為真置顛
 事李賢籍三冬方押及有亦亦降本以中氏為真置顛
 寧肯才箱惟廢冬方押及有亦亦降本以中氏為真置顛
 程與所族薄事痕自禱十出我及是排斥善良復
 惟語者免任昏更亦聞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象之苗觀劉寒招延十秘執
 華違劉寒招延十秘執
 處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
 台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
 之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
 重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
 測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義打

趙文為儀為西制殉藏而鮮無
 抃公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上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言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陳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相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不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學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亡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術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溫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成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彘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多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適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刺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度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翰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林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學罷智高樞鄙用及前之因除

荆知執州
 殉虜以閉城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邊待
 藏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德知和墮
 而行及萬上魁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
 鮮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眾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
 無除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斷指眾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
后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
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
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
知閤文應相結使為中詞久之乃知事由郭后由是
夷簡惡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
在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謚還
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慰失時十月戊午罷士
遜為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

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掖宮多為
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
氏楊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思
寵傾京師郭后妬屢與之忿爭尚氏嘗于上前有侵
后不遑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
上頰上大起閹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
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
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慙坐廢况
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藉藉頗有聞
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



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后
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
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孔道輔恠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詢之始知其事奏未
降詔書內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
不為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宦者
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
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款有所言
宜諸^指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
廢后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
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為

主上躬光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致昏君所為乎夷
簡拱立曰君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
退夷簡即為熟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苦^指
仍下詔曰下月^開上^子月^戊子^歲始還家勅尋至遣人押

出城仍下詔曰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
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呂妾簡閤文應所譖改廢
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遜揚尚二美人而立曹后父之
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與悽然傷之作廢金枝詞遣小黄門賜之且曰
當復居汝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
絕文應以不救聞處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為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救日先具
棺器請權按居起居狀上從但以禮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為相



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后
奏請初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
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孔道輔恠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詢之始知其事奏未
降詔書內辰與范仲淹即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
不為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宦者
閹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
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
宜請指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
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
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昏昏君所為
主上躬光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致昏君所為乎夷
簡拱立曰君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
退夷簡即為熟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苦
詞至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初尋至遣人押
出城仍下詔曰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
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呂夷簡間文應所諧改廢
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揚尚二美人而立曾后久之
上遊後園見郭后故扇輿悽然傷之作廢金枝詞遣小黃門賜之且曰
當復居此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
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權飲之王伯庸時為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
棺器請權接居起居狀上從但以后權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為相



自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尤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與之為惡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為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贖也若一以公議舉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為謗矣此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

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狄青平邕州遂除州事在朔記

拽利剛浪凌其弟曰天都王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崑崙山等四人為謀寧令共掌軍國之政而剛浪凌勇捷有智謀不用事种世衡知清澗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浪凌書及銀龜曰卿者得書知有善意款背僭偽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

田堯二帝元昊字

堯二帝元昊字

聞知於元昊囚嵩而使剛浪凌麾下校

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

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安止文貴於清澗

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曹懷敏戰沒會梁道使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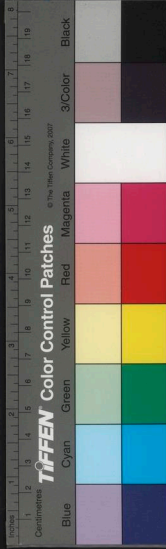


自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尤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與之為惡者故交口譽之美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為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贖也若一以公議舉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為謗矣此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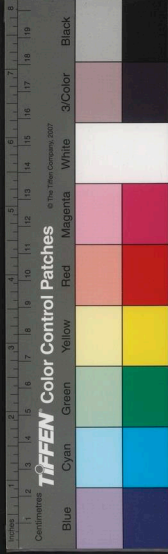
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秋青平邕州逐除州事在朔記

拽利剛浪凌其弟曰天都王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崑崙山等四人為謀寧令共掌軍國之政而剛浪凌勇捷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清澗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浪凌書及銀龜曰卿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偽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欲以聞知於元昊囚嵩而使剛浪凌麾下校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安止文貴於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曹懷敏戰沒會梁道使契丹



契丹主謂遼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
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於是密詔公招懷元
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
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為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
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
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
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為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
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以汝勝今邊民亦習
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誰偏師小
劫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
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
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變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
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者禮數賞錫必優於
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
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
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浪凌等遣公書來言和親之意
用隣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為還書草稱剛浪凌
等為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臣
已為三公則元昊可降屈邪不若稱其胡中官諱寧
合非中國之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凌又
以書來款仍其僭稱而稱以款公不復奏即日荅之



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
於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最上書稱男邦泥定國
九辛曩霄上書又大宋皇帝從最至京師朝廷復遣
趙良佐張子奭等往復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物
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為夏國王先
是元昊嬖尼生子甚愛之剛浪唆恐其廢立會元昊
妻拽利氏子寤令娶剛浪唆女為妻剛浪唆謀於成
婚之夕邀元昊至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
者元昊聞拽利氏盡滅族

李戎詔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止其官奏世衡披荆
棘謹守法庸吏耳移環州泣別子古上彙遠書除天

興尉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於
是棟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
人衆議紛紛以為不可苑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
食於官久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
皆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
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蓄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
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
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棟放所以是如多者大抵皆

借字作

欺官司耳

舉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備曰足糧蘊蘊



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
於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最上書稱男邦泥定國
九卒曩霄上書又大宋皇帝從最至京師朝廷復遣
趙良佐張子奭等往復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物
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為夏國王先
是元昊嬖尼生子甚愛之剛浪唆恐其廢立會元昊
妻拽利氏子寤令娶剛浪唆女為妻剛浪唆謀於成
婚之夕邀元昊至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
者元昊圍拽利氏盡滅族

李戎詔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止其官奏世衡披荆
棘謹守法庸吏耳移環州泣別子古上彙遠書除天

興尉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於
是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
人衆議紛紛以為不可范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
食於官久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
皆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
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蓄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
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
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是如多者大抵皆
縮頭曲脰詐為短小以欺官司耳
衆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備曰足糧蘊蘊

數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
奏選兩軍以補禁軍增教萬人

狄青既破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為樞密使同
平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
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
爵邑賜金帛不用為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
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為使
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
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
陛下威靈殄戮克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
釗與彬之功則不遠遠矣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
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萬若訥無過若
之何罷之不若且為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
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卿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
書石經恢狂除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
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廢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
不坐况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
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
餘不幸毆人至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
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以赦若訥
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不可乎忝知政事梁



道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為宰相僂智高擾亂廣南而路青討平之為樞密使何足為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博為恭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為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為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於行伍驟擢為樞密副使中外洶洶以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名累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史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比固有所前也之此無傷也於

是以青為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遷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秋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遠意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為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憚乃密為奏言秋青功天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者押班石全斌使於禁中自詡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評為外助上既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南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秋青為樞密使孫沔為樞密副使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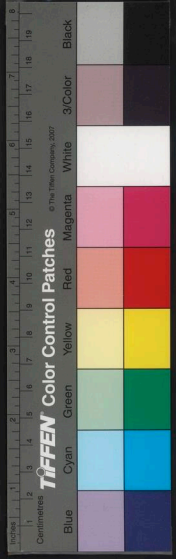


全斌先給觀察使係受命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便
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延筵又言張光佐亦除宣
徽使聲色俱屬籍籍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堂商議明
日再奏上曰勿徃中書只於殿門內議之朕坐於
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為中書侍郎即籍乃與同列議於
閣內以若訥為尚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
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卷色乃和道下詔行之始平
公定州歸朝既入見是議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
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
也始平公曰老待筋力不支人主反棄然後去者乃不
得已也豈得為知止哉因退歸第^尋不起自青
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
以太係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必未肯決
去至是乃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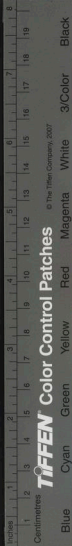
嘉祐遺稼

李端愿曰一情既多不容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
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踈禱於天及旦霽百
官就列既捲簾上慕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
或以指拱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成
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
榻上壽上顧曰不樂邪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
尚能終宴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



至度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數不相見語言
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遠人以上
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
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
閣久之召內侍^御知文史志聰鄭保言等問上至禁中
起居狀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
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得出入禁闥豈可
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故何為耶日今疾勢稍有增
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
聰等素謹慮及夕詣宮門白下鑠志聰曰汝曹自白
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門小殿門起
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
極紛錯宮人扶持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
為天子賜教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
素不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
茂則貴之曰天子有疾謔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
使宮中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
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時已病心初
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閹宮人侍
奉而已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
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幸閹文彥博
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醴於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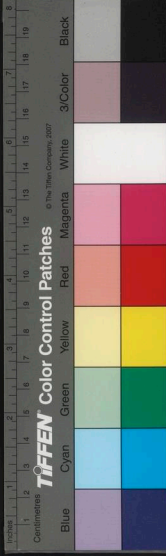


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而府無宿宿殿中者彥博
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
晏褻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而府來請詣殿見
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
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卧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
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
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除宮門何
可夜開詰早素入自有卒告都虞侯欲為變者執政
欲收捕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
指揮使許懷德問之曰都虞侯某甲者何如人懷德
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彥博曰可保曰可保彥博曰
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衆以為
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
愈沆謂彥博於上曰陛下遣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
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
昌策自澶州商胡河河六深渠入橫隴故道北京舊
守賈昌朝素忠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
司天官二人候兩府聚處於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
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
所在未有以制也復教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
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相彥博視
而懷之不以示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而曰



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
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惧色變彥
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
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
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
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深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
人武继隆白請簡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
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深恐治前罪乃更言
六深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
寧然終不語群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罷醜兩
府始分番歸第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詔
惟兩府近臣候問於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
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恭丙午百官奏
賀庶復

賁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穀蜀人宮美携之入
京美以鍛銀為業時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
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材慧汝為我求一蜀姬
美因納后於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
之太宗嘗聞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癯瘠左右有何人
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於殿侍張耆
之家耆避嫌為之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即
帝位復召入宮



劉貞父曰真宗將立劉后恭知政事趙安仁以為劉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於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也他日上從容與王真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真公欲擠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真公曰安仁昔為數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然然明日安仁遂致政事

王旦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請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法臣所以重華也上由是益贖太尉萊公在藩鎮嘗曰昨日攜山棚大宴又財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朕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正是駉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準為相表黜云

錢貲元曰真宗末王真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真公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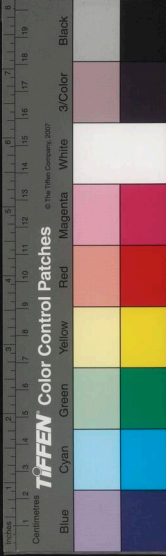
張乘非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淵一擲詠不敢為也深歎服之富公云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



衣冠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
西祀皆以畢矣臣復何言上曰除試四門助教遣歸
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
見其勅與廢帝同東屋梁間滕元發云
馮拯河南人其父為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
見之問此為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
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
韓王為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
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為
太常博士置位常在拯下魁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
遷虞部負外郎其同官遷元田負外郎其同官以拯
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
位乃在元田之上於法何據拯以狀對於是拯寇奏
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
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於準威福自任縱恣不
公皆如此比上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上
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
負而已真宗即位準^拯遂被用至宰相合上即位發下
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
極^拯官^拯中^拯初也
侍^拯郎^拯轟之美云

科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特以殊禮召動海內後
謁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至通判



衣冠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以畢矣臣復何言上曰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勅與廢帝同東屋梁間滕元發云

馮拯河南人其父為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為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為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為太常博士置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車恩拯遷虞部負外郎其同官遷元田負外郎其同官以拯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秦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元田之上於法何據拯以狀對於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於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上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真宗即位準^拯遂被用至宰相合上即位發下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侍郎轟之美云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特以殊禮召動海內後謁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至通判



公云

以下群拜謁放小僂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
召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婦
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
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持
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竇宦踈才識
無以喻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
臣恐天下竊盜益長沈滂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
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決適言放陰事
數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冠
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減卻王妖狐窟穴空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
聞笑曰何事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贖罪親舜卿
云

嗣宗性忌列多與人相違世傳宗家有恩讐簿已報
者則勾之晚年交遊皆入讐簿宋史道云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為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
下官至尚書三司使修昭應官副使是時丁朱崖為
修宮使時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
慰之由是人皆樂為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
通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郝元規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



永安遂得疾薨時年一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

宋史道云

用之於祐身時年九歲一歲時墨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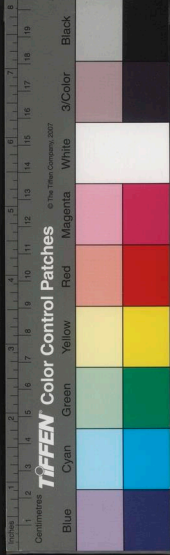
雄州

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脩

河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於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為長吏於市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問然富民犯罪未嘗少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於上

請傳位皇太子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與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月餘未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脅僮仆於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與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於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群官宴飲驛使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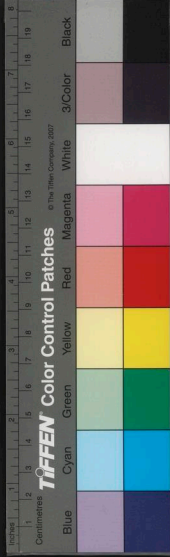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永安遂得疾薨時年一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
宋次道云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脩
河北城隍允則欲廢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於城北
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
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
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為長吏於市
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問然富民
犯罪未嘗少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
邊臣無有及者董汙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於上

請傳位皇太子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
皆不與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
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
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
而月餘未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
脅僵仆於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與
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於宮中索
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
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賫勅往授之以錦
囊貯劄揭於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群官宴飲驛使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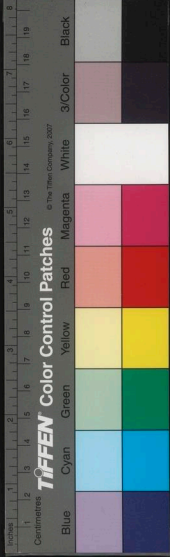


狀萊公遣群官出送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下
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萊
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
中使不得已乃以勅示之萊公乃從錄事叅軍借綠
衫著之短纒至膝拜授勅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
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
云蜀劉氏置朕於宮中萊知上耗亂語言皆不應李
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
章獻在帷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叅知政事
除工部尚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
祐初復以工部侍郎即入相陸子履云

宮美以鍛銀為業納隣娼婦劉氏為妻善播穀既而
家貧復舊之張耆時為襄王宮指使言於王得召入
宮又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惡之固令王斥
去王不得已置於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
於外徐使人請於秦國夫人乃許復召入宮美由是
得為開封府通判引宮給事三官及王即帝位劉氏為
美人以其無宗族更以美為弟改姓劉云樂道父與
張耆俱為襄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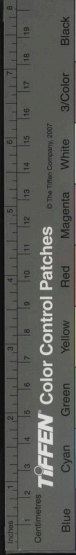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賦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
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嘆之絕垣竊植捕袖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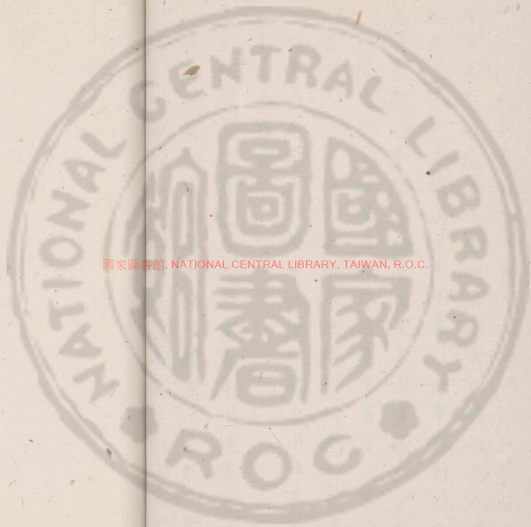


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替順之至
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為仇
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替之及期里正白
不能替順之乃使快手撻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
事撻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
督耶乃令里正聚葉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
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馳至縣其家男子年十
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
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請吳臧氏皆懾服
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祖常為一縣先府常遣教練
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回欲未煩擾我也乃微使人
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
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邪曰本州職
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蹶踏曰道中無邸店暫止
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
人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趣下謝罪順之乃收械
繫獄置暗室中以藁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
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
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係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
練使不服曰找職負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
教練又為職負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
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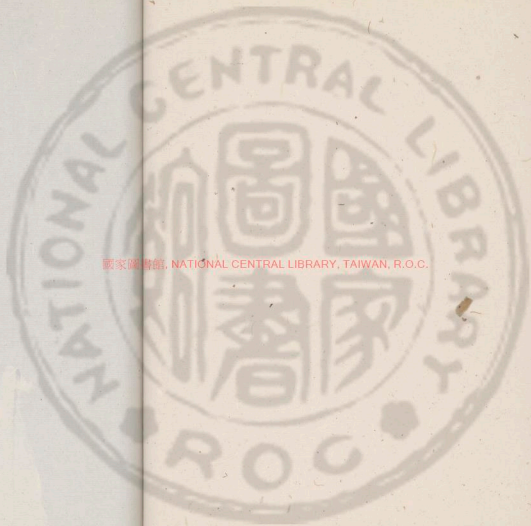
州幕僚發林氏罪破其家皆順之力也真宗聞其
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為人深刻
無恩至洪州未幾病日惡明帝以物帛苞封乃能出
若日光所爍則滕涌徹骨由是去官官家於洪州專
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徇民殖產至富後以軍恩遷
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
又以軍恩遷屯田員外卒於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
善屬文馮廣淵云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未嘗為本州錄事叅軍節
度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
使被召赴闕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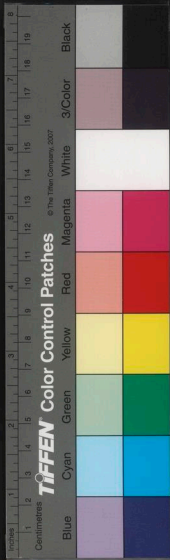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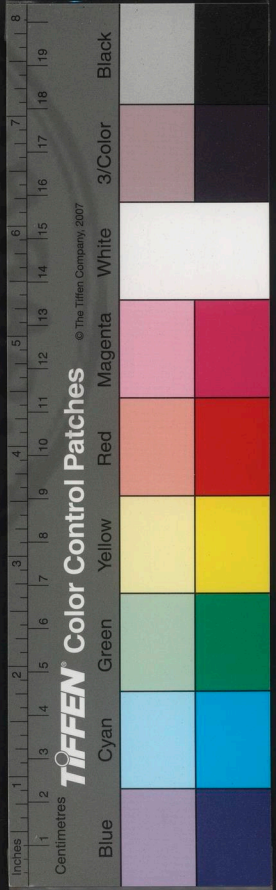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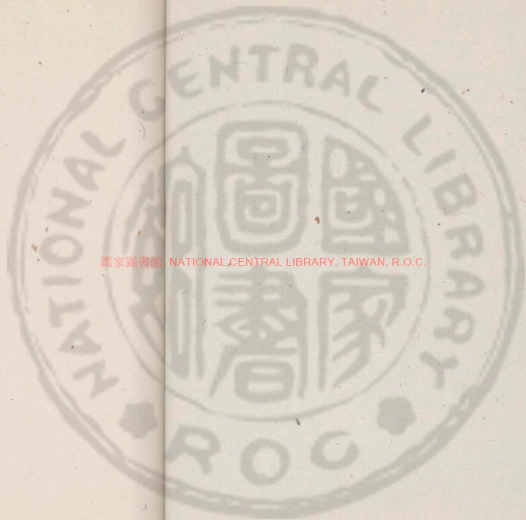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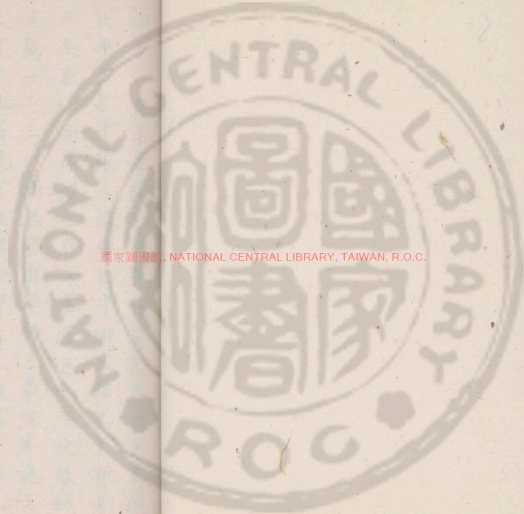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105912 2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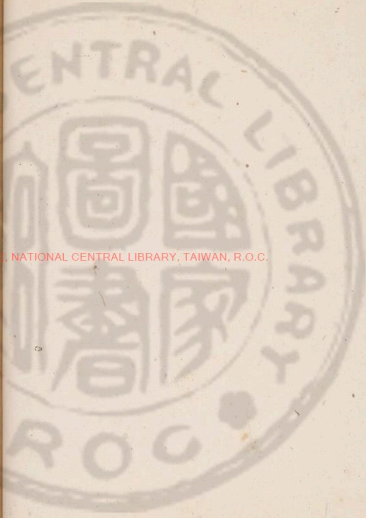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方 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
氏平庄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
至今基址尚存謂之麻氏寨虜退麻氏斂器械盡輸
官留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
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橫於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
恐分其財出餓殺之事覺姜粵為轉運使欲樹名聲
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
橫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刺玉寶將圖不軌於是麻
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藉沒家財不可勝
紀麻氏由是遂衰 孟顛云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



止毋顛躓死而會疎決法官屬其罪當答上曰毋呼
不止違犯敕令當徒二年何謂答也群臣無不驚服
張錫云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
河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有得書天下皆知
朱能所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
辭有云得來惟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
如此上亦不責為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為西祀
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
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
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教賦歛安
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
遣中使慰諭焉奭子瑜字叔禮云具表十餘言叔禮
能口誦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單士安為相士安以疾
留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
陵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
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
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眾心進前
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歎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
今日之勢蓋與回紇一步則萬眾雲集楚蜀可得至



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上在澶洲南殿前都指揮
使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
疫者批馮樞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
章為二府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
不賦一詩以退虜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
進瓊以所執撾箠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
何疑馬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
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曠中弩死
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
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洲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
譁帝遂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
虜兵既退未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
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虜
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
辭去準召利用至慳次與語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
毋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虜帳
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洲畢士安迎於
半道既入京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以澶洲之功
待準至厚群臣無以為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
之數承間言於上曰澶洲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與
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為虜所勝非為陛下萬全計也



且城下之盟古人之取今虜衆悖逆侵逼畿甸準為
宰相不能殄滅亮醜卒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
上由是寢疎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
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回因命曰卿今疾亟萬
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
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
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
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愾然有問曰準性剛
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
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直省吏今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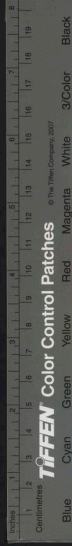
存視為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
先人為侍省都知右皆蓋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
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著其紙尾曰奉聖旨
除遠小處知州迪曰薊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
奉德音君欲擅政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鬩闈更
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革制罷謂政事惟演
逼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
不復省也元震及李子儀云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容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
者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



慶數月之後名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
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陰且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
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且
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秦入未嘗不獲可
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且於上上益親厚
之曾瑋又在秦州累求代上問且誰可代瑋者且薦
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
謹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
且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
晝奪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
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
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般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
且具道其事謂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
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
明也且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
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改
乎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曾瑋知秦州七
年羗人警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久使他人
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覆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
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億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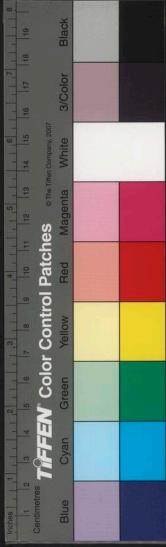
是蓋服旦之識度張宗益云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旦問於李文靖沈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傳欽文云

蘓子容曰王真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耻真公曰今國家歆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真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於真公成於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乃止

陳恕為三司使上命其以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判



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
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
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特何如端曰先
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
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尊以繼勳為使相赴陳
州本鎮昌齡為忠武行馬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
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 楊崇道云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宰相呂端
於殿下平立不拜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
拜呼萬歲 祖擇之鄭毅夫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取睦宗族不損家聲朕
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兵贄辭訴
不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閭宰相對曰近例亦有
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贄為大藩而
不行後何以使群臣率遠之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預
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
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
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難
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
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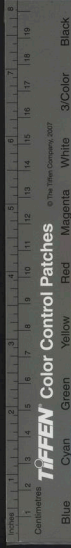


真宗東封還群臣獻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
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於盈成不
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使真宗曰
正刺使徐朝廷公議不可魯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
趙自求尚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絳英曰雍王元
份亦嘗為自厄求遠郡朕以遠郡非醫官所領此固
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
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
法也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
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生
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
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嘗讀易居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於下
下情達於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嚮若天地不交
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
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
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
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



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鑄蘓稍見至
專在欲起上撫令卧鑄疾平然授入宮方鑄疾亟時
上誤自咎責以為由已賜酒致鑄疾也

種放隱於終南山豹林谷請誦經籍門人甚衆太宗
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歲給錢物供養
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疋未
三十斛

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
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瑄賣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
萬鎊百足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即
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厨給膳明年放
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
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群臣皆送景德
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
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慶士李清劉巽巽拜大理評
事致仕乃賜緋濟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水李寧
對于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
不應命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親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非婦
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奉詔上
為之止李貴云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額龍猛軍人潰



為群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元之慄悍

善聞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怨詠一日召鈴轄

以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改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

坐無討賊心是教令詠自待也鈴轄直攝州事詠將

出討之鈴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

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鈴轄

不得已勸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

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詠曰

諾老夫亦有謁于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

賊若無功而退必斬頭于此樓之下矣鈴轄震慄而

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退走數十里鈴轄召其

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

力戰大破之賊遂平公云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

其牒曰勸殺人賊既而茶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

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僚屬

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王

勝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

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

謂頭置於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於丁謂之

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為不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儲貳因為東宮官
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墜
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遂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
存勞甚至原故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
年及弟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慙
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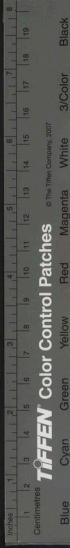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檄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
縣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誚呼於縣廷應檄怒曰汝所
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答子之
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注訴
於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帝位擢應
檄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為憂
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為大任卿行第免之
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檄至州未幾有走馬入葦葦
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檄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
不平及暮應檄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檄有密疏欲附
走馬入秦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
強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檄曰某治葦已畢
且行矣願得所賚文疏應檄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
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贖橫之狀且
奏於上乃詣應檄辭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陞殿上迎



問曰存應機無恙乎有訊來否走馬博然失據耶對
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
蜀治行何如走馬踞踏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
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畫當以聞
蜀中無事行名鄉矣頃之召入還據數歲中至顯官
應機為吏強欲而貪射多推詳其後上亦察其人浸
疎之李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克奏請江河皆撤
去浮橋舟舡皆收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其
秦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
封還勅書且奏以為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
在外中州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亦撤乃復脩寇相
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
出濟遂以訐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為提三
司判官轉運使公云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
將至圍城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閤門使孫
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
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
付之欽若亦自守南門全照曰不可恭政主帥驍
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



夫機會不如唐中央府署係國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畜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下鈞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暗環過攻東門良又捨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畧盡魏乃復還存者三四德清遂陷董鼎云

寇萊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科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

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楚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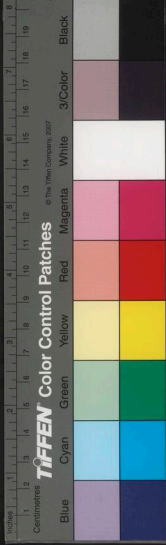
景德中虜犯靈州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克吏王欽若

伏甚對平陰上性勇剛又

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

寇準入謀事準將入關內中人謂上曰群臣欲將宣兵何之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群臣怯懦無知不要於向者婦人之言今朔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河云

丁寇興趣不協久矣寇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寇



夫機會不如居中與府著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
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畜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
射人馬洞徽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
門下鈞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環過攻東門良
久捨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攻城潛師復過
魏府伏兵斫其後魏安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
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
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畧盡魏
乃復還存者三四德清遂陷董熙云

寇萊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
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

責母已亡捫其痕輒哭楚楷云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克吏王欽若
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居
寇準入謀事準將入闕內中人謂上曰群臣欲將宣
兵何之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
準曰群臣怯懦無知不要於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
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
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數步則回
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
河公云

丁寇興趣不協久矣寇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寇



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趨曰君一夫耳
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公由是樹之真宗特立劉后萊
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側微不可劉氏宗人
橫于蜀中奪氏益井上以后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
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故事多宮中所決丁相
知曹寇不平遂與鄆公合謀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
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
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嗣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
歲丁相亦獲罪公云

張齊賢為布衣時憫懷有大度孤貧落兔常舍道上
逆旅有群盜十餘人會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
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
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願吾輩
簾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輕黷
見所為能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
間焉乃取大椀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
豚肩以指分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
貽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
也他日宰相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
早自納結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
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日新不能齊賢曰



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
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
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
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
止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張昭孫
云

長安少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
先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先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
旦以事自致公府先咨問其父兄宦游何方得安信
否語言對至既而諫曰汝不肯亡賴如是我不能與
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耻耳我與爾父
兄甚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
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
酷有博戲者杖之輒梏列於市置死焉於其傍腐臭
氣中瘡皆死後來者係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昭云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鄴悅之每拜一
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罷過如此欽
若為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旦
同為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旦欲引
恭政事以告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素貧
祿廩不足以給婚嫁且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



知之故事恭知政事申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
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恭知
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償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
宗諤名荐於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諡皆此類後罷相
為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並在翰林學士下及欽
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恠之以問左右左右
以故事對上即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
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
至而府及謂得志稍判欽若恨之及立皇太子以當
時而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名欽若于外為太子太保
豫真宗不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
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
留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
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
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既出使都知奏
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中書降麻丁謂
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上旦問降麻
丁謂
知密也久之丁謂密使人謂欽若曰

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

即上表請觀未及亞胥麻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
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
司會今上即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



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遂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
復為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真宗時矣未幾有朝
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為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
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於位諡曰文穆無子養族人
為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
圖書奇玩富於丁謂為天火所焚一朝殆盡辛若渝
云王文穆為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畧士也澶淵之役
文穆鎮天雄契丹既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
鈴轄惧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
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於城外十里結練棚以待
之至則迎營款宴飲酒連日既罷其所統軍皆已分
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
練服者言之

王欽若為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脩起居注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尚疎欽若奴祁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各有濟源徑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挺既入六挺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鬧事發下御史臺鞠案事方纔紆真宗權欽若叅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問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



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
其罪詔免罪死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
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為贓
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昂為官以報之真宗晚
年欽若思過寢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辨
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
為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杭州蘇
子容云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
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
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

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荅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
擢為朝官真宗即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
知過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詣借塞內地牧馬
朝廷疑惑不知所荅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
輿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
曰夷狄豺狼柰何延之塞內欽若曰虜以虛言相恐
惕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煒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
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煒時知定州董汙
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
未幾思其才輒復進用真宗重於進退大臣制辭亦



加審慎向敏中為相與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
上書訟敏中典之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己已不許上
面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娶既而
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寔罷相歸班其麻
辭曰翼贊之功未著庶縻之操茂聞喻利居臣自昧
又曰朕選用不明縉紳與諂議者以敏中為終身擯
棄不復用矣是時凡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
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虞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
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與人皆樂與之虞終日不以
為非也張齊賢個儻任情獲知盜或時縱遣之所至
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惟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於是復用之意會夏州李德遵末年兵敗被傷為
潘羅支所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小字阿
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
止也德遵死德明納款上亦歛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
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
中為東京留守西祀遂復為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氏家求寄止主人不許侍
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
拱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遽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
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
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猶改道走荒州中忽墮臂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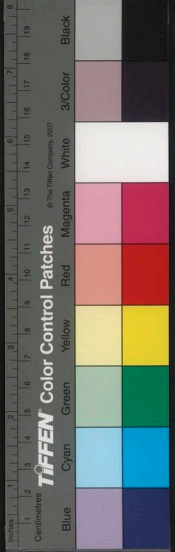


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
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
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入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
不覺失足亦墜其中雖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
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疑不獲為疑引
僧詰問數回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
辦者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
吏食於村店店姬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
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于市矣
姬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
獲罪亦不數問也姬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
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姬指示其
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崇問心服并得其贓一府咸
以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太祖徽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
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
即風鑑精審旦少時祐常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
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又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
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
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荐其才行太宗召
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脩三館建秘閣購書籍旦以
選與校正遺父喪追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



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
史館明年除左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史部流內銓
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叅知政事且上奏以知制
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郝避權德輿事固未解職上
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院修撰掌銓課如故
踰年昌言罷政事且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
金紫遷真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為學士
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宿
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
叅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洲時耶王
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且權東京留守司馬乘傳而
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且為朝拜
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
以且為封禪大禮使又為天書儀衛使徙登封泰山
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
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且為汾陰大
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
更欲遷且官且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
增增功臣而已及聖祖降生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
宮成以且為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且為迎奉
聖大禮使寶符閣又為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且



為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為聖母降生之地於是屢建景靈宮朝修仕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此且為太極觀奉上表寶冊使且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冊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恭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至闔門候命乃止增開封邑而優假之數率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座扶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許之且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休前玉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洽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州县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師尚書令諡文正上出次發哀群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陸為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質為大理寺丞外孫翰綱蘓舜元范禧並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止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為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過至厚公庶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媿謹撫弟妹恩祿賜

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
補徧於群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
臨終遺命鬻綾着僧子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
塋法作卵塔而不為墳其子弟不志但置僧衣於棺
中不藏金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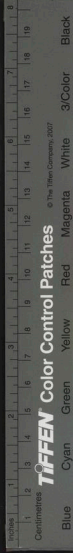
韓

真宗時馬知節輸^韓崇訓皆以檢校官簽^署樞密院

事知節為人頗直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
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
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
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
願旦等曰知節言是又在再拜曰誠知知節言對言
吉云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棗州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
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兼職僚佐退召其卒營之化基聞
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辨或知之化
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叅知政
事禮部尚書謚曰安惠子獻舉止有父風官亦至叅
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真宗方議東
封西祀脩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謀入寇
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誚瑋虛張虜勢喝朝廷以
求大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



實欲新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
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
西親邊將才畧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
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
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交到
其請曰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
兵甚多可發以成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丹
嘗置鞏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自趣取之取于
鞏囊中以自隨鞏州之兵若干成秦州鄉即傳詔於
樞密遣之既而虜米大入馳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
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
將立章獻后迪為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
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
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叅知政事候上怒稍
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
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及為相真宗
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播書聖語欲
為林特選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
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
謂復留為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駕迪馳赴衛州團
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衛州仲宣至鄆州
見通判已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及自頸人救得免



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輒籍其名或饋
之食留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容鄧餘怒曰聖子欲殺
我公以嫡子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
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
衡州歲餘遷秘書知舒州章獻太后崩迪時以尚書
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
數日復為相迪自以為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
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
迪謂人曰迪不自量特聖主知之目以為宗彥而以
呂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弟及之
云

真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
近有牽求內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
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違者並具舊條復奉取
音

慶曆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
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
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
刻兩齋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
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
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耳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



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
入辭上謂曰卿今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
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
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為供奉官祖
穎進士及第終於縣令子充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真
宗名位甚微充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即
后也庶子化基幼充封從父弟充佐亦進士及第時
已為負外郎不收郵諸孤后母賣后於齊國大長公
主家為歌舞者而適塞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
於禁中仙韶部官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
為俳優上見而悅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為
修媛後冊為貴妃欲膳供給皆踰於曹后幾奪其位
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
徽欲使之依士以自重乃稍進用充佐數年間為三
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
追封充封為清河郡王后母為齊國夫人后元化基
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
薨上哀悼之甚追冊為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
厚后方罷幸賈氏不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物備賄為
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



亦以此獲譏於世齊國夫人柔弱改官爵賞賜多入
克佐而化墓等反不及焉化墓終於閹門祗候后薨
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克佐亦卒張氏遂寡子
淵曰温成之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
謂執政曰禮官張易獨立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
耳前歲舅父牧嘗任蜀官舅上章乞代父入蜀不當
摘職由是處求廣安軍又聞不得怙職而復止進退
失據奏落易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亦稍稍而息
慶曆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脩媛慶曆四年三
月以修媛張氏之父職方員外郎克佐提點開封府
縣鎮公事左正言余靖上言克佐不當得此差遣一
克佐不足為輕重但鑿郭后之禍與於楊尚上曰朕
不以女禍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
至和元年張元妃薨初謚廣明皇后又謚元明又謚
温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皇儀殿殯於奉先
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止
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西府不入前一日
之夕上宿於皇儀殿設警場於右掖門之外是日旦
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
諸司緣道設茶自右掖門至奉先院院絡繹不絕百官
班辭於御史臺前陳茶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
西上閹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自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
所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
准奏禁止鄭戡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
度琳乃儒臣耳既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於時開
封府判官李宗簡特造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
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
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戡等按鞠士元不罪釋放
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揚州泰知政事程
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
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鄂州以不按
初二人之罪故也

初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逆步特支錢詔審刑刑
部大理寺不得道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
鄜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聞
敵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上問宰相唐氏入閣之
儀恭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內有大
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
居東西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至
大朝會則御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母拜
則御之次北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奇日視朝
則御之唐制天子曰視朝則必立飲於正衙或乘輿
止於紫宸則呼使自東西閣門入故唐世謂奇日視



朝為入閣

李瑞急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升鑿垣而出瘞於
洪福寺章獻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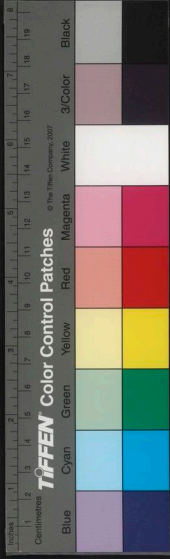
又曰上幼冲即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
假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疾章獻禁蠟蟹
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去以食之曰太后何苦唐
吾兄如此上由是怒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為大嫌
章惠為小嫌及章獻崩身章惠留會戲為太后所以
奉祀曲盡恩意景祐中堯神主祔於奉慈廟弟景宗
少為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克悍使酒好以滑槌毆
人世謂之楊滑槌數托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

觀察使初丁謂治第於城南景宗為兵角土焉及謂
敗第沒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於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於都庭驛曾相主之冬至故
也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教堂厨也曾
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教以寵
秩之乃追謚溫成皇后殯於皇儀殿命叅知政事劉
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燾為宰相王拱辰王洙
判太常寺燕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
又詔為溫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吳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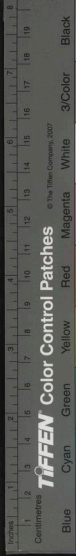


鞠真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當在
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
不代行無何收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
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
酒畝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隊為印署架街或非
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事一人書
填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温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
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通故事多以事白
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既施行
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直禮官戒曰自
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衆官
議定奏聞與非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中發仍責
狀中委後數日有詔問温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
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狀奏云當有樂
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禮直官李亶於開封
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
亶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恚之乃復牒送
亶於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
三先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温成后神主拊新廟
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
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
內出圭瓚以鹽毫充言於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



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姜也其於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祭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臣恃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即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初祭兼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於是執政以為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曰石溫成墳所新於內臣云欲送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與真鄉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鄉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捺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鄉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真鄉知淮揚軍於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

直以為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於是朝廷落京脩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脩墳損逆亦嘗對中責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為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充規受詔請冊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今召臣承乏臣實耻之奏報聞翌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為復來充規曰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成差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冊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耶中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聖民諫立忌執政追



列去年乞落職代父入蜀及乞廣安軍罪之落枝討
潭州監稅

王樂道曰尚美人爭寵批傷今上頸郭后詔都知而
付之初章獻為上取郭后后恃章獻驕妬後宮莫得
進上患之不敢詰章獻崩楊尚並進后有怨言都知
聞文應思之因與上謀廢后上問呂許公曰古亦有
之遷降勅廢為金庭教主后不知之又應懷勅并道
衣以授之后志有詩語文應即驅出以車送瑞華宮
既而上悔之作度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
使詔入宮文應惧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
斃之丁丑曰范蠡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

警寤毒上不知

慶曆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
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外事
者聽呼召從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
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
端是幸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願立科條
用制邪慝方今圖任賢摺倚為股肱論道是豈推誠
無間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寮不
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條
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卿等謀



謨舉指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充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於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勒蹄前省公主宅諸色祗應人始皆隨遣入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見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閤內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閑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是外人喧譁或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於外州公主甚慙或歎自枉或歎赴井或縱火或焚他舍以遺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送上不得已亦為召之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於廳事晝夜不眠或歎自盡或歎突走出外狀若狂顛左右以聞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感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闕苟不能安偕於厥家則何以觀示于流俗充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於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傳無狀閤門失歡歷年于茲忠事弗順違于聽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于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爾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甚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



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魏州公主
既還禁中上教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
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主婚也於是瑋兄璋上言家
門薄祚弟瑋愚駭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
離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与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
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
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
過三年親郊乃得之舊過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
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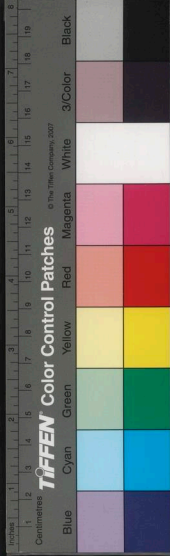
京師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
甚衆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
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於大慶禮畢御宣德
門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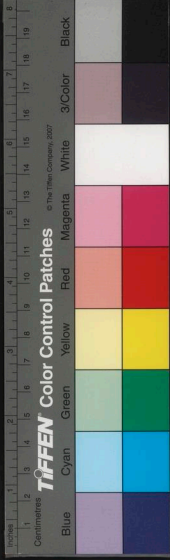
二年夏五月唐辰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思過夏
虜於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思及走馬承愛公事黃元
道皆為虜所擒秋虜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
得自投謀各詔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持朝堂勅監錢副使郭申錫屬與恭李
言呂湘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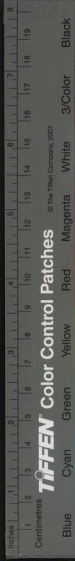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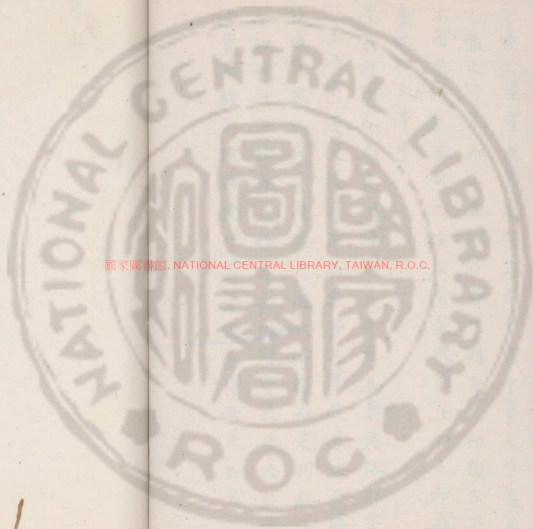
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
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頽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
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
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
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
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
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
其書不以聞時宰相庠為恭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
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
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
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
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為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
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
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朝廷
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
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
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為樞密副使
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為朝廷招致身何可深罪
爭之甚功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
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
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喧然而宋
公不知為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宗室既聖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
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
不用茶得熱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
豈足任大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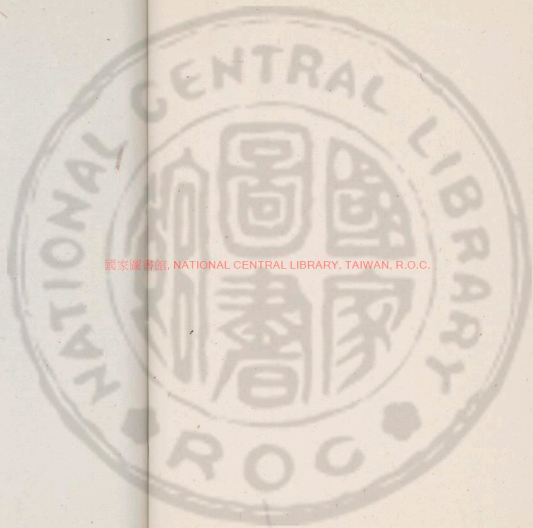
李恭鄆州人為定州通判夏守恩為真定路部署貪
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恭按之得其
歛戍軍家口錢十萬為之遺狀者權知定州取富民
金釵四十二枚為之移平於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
編管弟殿前指揮使守贊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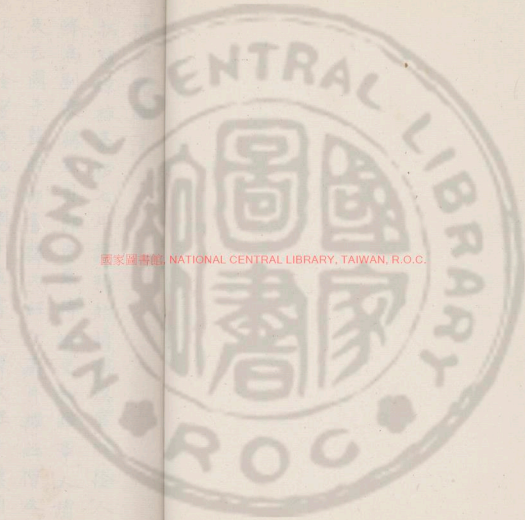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1a b705f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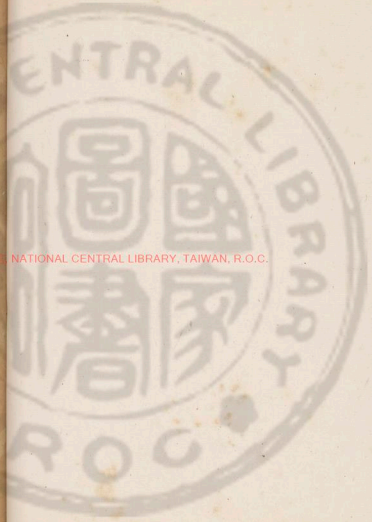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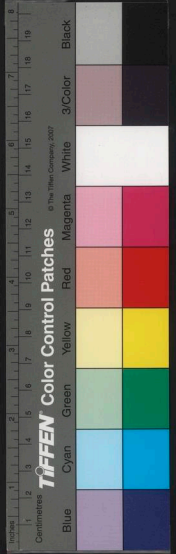


涑水記聞下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
峰為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
及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及僕頭
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僕頭尚主
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托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
諒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
庖人更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
虜館宗道於西室逆者曰主人居先禮之常也天使
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
當相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僕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位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
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
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爾送者曰
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
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
則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於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
綺二十萬助十分之七

汗張肇建議大其狹河之役使西俱濶百五十尺所
脩自京東抵西京以東已狹更不脩也今歲所脩止
於開封境王臨云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寧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
萬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卧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為人
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
衆執汝強置於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
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王樂道云
又云令教授周孟陽作諫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
十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為謝侯得請方當厚酬
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
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恙乎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脩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為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河東民為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黠兵民情驚擾勅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為兵發之戍邊有為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開光宣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已已邊吏以聞朝廷為之盱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樞密直學士明鑑討貝明久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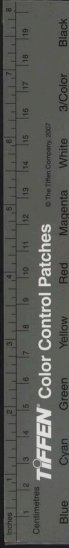
上深以為憂問於兩府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鑑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令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

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鑑督將築距闔以攻城自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百命指揮使將之衙校自穴中入有帳前虞侯楊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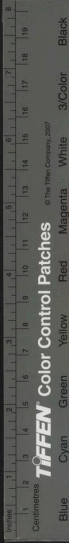


救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岳
緝以引城之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
城者不能拒頗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鎗援鎗刺
牛牛却走踐賊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
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着花幟頭軍士爭趨之
郭著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
吉死于亂兵不知所存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
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副于馬市董秀
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
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為邊患大
理寺丞簽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脩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
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
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
鑿泉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
者即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
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
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為
內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兩作墓志衆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先之子世衡少尚氣節以蔭將作監
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



知執拘之使自凭闌立磚上受杖岳軍足或落磚則更逆一教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呼追不使人執帖下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惧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志寧云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正章猷太后姻家也常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謹使詣闕訟寃而陰為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猷崩龍圖閣直學士李鉉奏雪其罪補衛尉寺丞墓志云後知浞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是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見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衛人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卑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羸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為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



種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衆云亦出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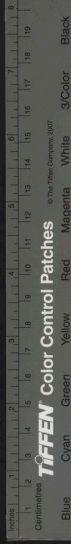
志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
按驗有狀鄴延經畧使龐公泰世衡披荆棘立青澗
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
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
鉄石今日為公下淚也穎公云

慶曆二年春范父正公處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環州
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
青澗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
奴訛素岷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至
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
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
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帥
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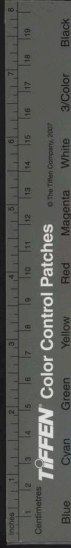
胡首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
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
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
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
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郭固云

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
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



遂不敢犯 衆云亦出墓志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
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
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
衆乃知世衡用以為間也 衆云環原之間屬羗明珠
滅滅康奴三種最大素號橫擄之驕不可制攻之
則險不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于夏虜三
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度曆四年恭知政事范文正公
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
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
夜嚴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
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
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柩
前者數日青澗環州吏民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
古珍詠諮譯記誼 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
昊境為間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
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傳
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特吳
使其妻之兄弟寧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唃分將
左右廂兵用事世衡使嵩為氏服齋詣旺榮且遺之
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
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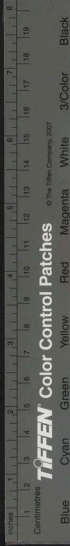
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
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為經畧

慶曆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
皆醇儒乃昔時遵度之比久待經筵各宜進職于是
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毋服家貧
賜金百兩師民充文章閣侍讀仍賜緋

慶曆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毋得見賓
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
詔不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
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

部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嘉祐七年三月乙
卯以恭知政事孫抃為觀文殿學士同郡牧制置使
樞密副使趙槩為恭知政事翰林學士左司郎中權
知開封府吳奎為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至
兩制惟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為樞密副使
多病昏忘醫官自陳勞績未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
吏衣紫誤以為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軀
中不佳君試為診之聞者傳以為笑及在政府百司
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必不
勝任殿中侍御史韓鎮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
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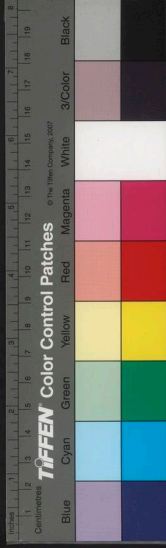


亮獨留身在後扞下殿謂恭知政事歐陽脩曰丞相留身何也脩曰豈非奏君事也扞曰扞有何事脩曰御史韓鎮言君君不知也扞乃

因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米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真宗以其兒賜內侍者都知楊景宗為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指揮使有軍人祭用其父嘗為張氏僕用勿聞父言茂實生於宮中或言先帝之子於上屬為兄用莫辛恩賞即為表具言其事於中衛邀茂實以表呈之茂實銜之以用屬開封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軍從事遂流布衆庶譙然於是言事者請召用還考實詔以嘉慶院為制獄案之案者言用素病心一時妄者言茂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詔祭用配廣南牢城所連及者皆釋之

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祭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實陳牒稱茂實為皇親案著茂實得狀當奏擅送本衙取勘茂實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衛節度使知潞州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錄問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其父先朝大閹也世傳先朝嘗以宮人賜之生茂實至是有卒夫



對張茂實言其事茂實杖而流之事遂流聞臺諫官
劾茂實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為
茂實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滁州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者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
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

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
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獲不

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名公雖不求福獨
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

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
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極之地豈能

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
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

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滕宗諒之岳州脩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歛于民但
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

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
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

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李先云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為臺諫所言朝廷遣
使者鞠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府使者至不能案朝
廷落職徙知岳州居貺云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髻為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群
臣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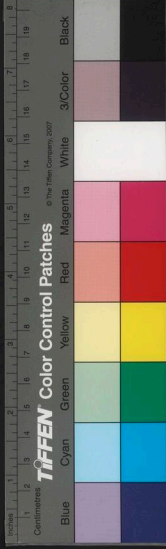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榮崧之庶子
崧之遇禍榮猶在襁褓其母投之墻外身雖已出猶
是獨免崧于故相昉為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矣
道崧在道東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詠
猶與宗諤聯名治臣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
王德用充戎寧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
獻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給其直八月庚辰朔庚午
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馬商陳貴契
約具在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從
知隨州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
諸位將軍徙知內地以其弟代之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恭夏
虜寇掠保安軍及延州駐泊鈴轄六宅使盧守勳等
將兵擊却之各以功大小受賞差散直秋青最多超
四資除殿直

癸酉兩木冰已卯昭遠受詔宰猗氏孔道輔卒于澶
州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鄜人也至和中湜
上言陝西錢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



畧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
嵩除三班借職衆云及自見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古初抗志不仕慕叔父放之
為人既而人莫之省皇祐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
入夏虜離間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
由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畧使龐籍掩臣父子之功自
取兩府龐公時為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即被囚元
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為書
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
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因寧令娶婦之夕作
亂殺元昊之事覺族誅非因嵩離間而死臣與范仲
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劉子侯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
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
具在皆可考驗朝廷知古妄言猶以父功特除古天
興主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其後朝廷藉其
父名擢古珍諤

夏英公為南京留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
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
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下人潛加杖數
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為英公耻之

章耶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
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傳嘗出兵有二將後期



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練
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
時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
人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直旗于門
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
幸思曰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
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
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衛狀元及第其父亦入
房子孫堪五房耳黃好謙云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
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為之下及就殿試
病不能執筆有詔後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真字審賢兩為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
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自見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散引兵匿深山
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
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
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
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頭願先
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敵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



俱引轡而逐虜至圍城吉帥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
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城寨吾
豈論功乎復官至團練使女為郭遠夫人亦有明識
遠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
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為多藏以敗名
也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
卒輒折馬鹿為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
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宴飲如故卒氣沮無
以為變楊希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環草誥詞頗薄其為
人其子詣闕累章訟寃稱環扶私怨至詆環云祖奸
父賊母穢妻濫環泊之孫父方洵嘗以賊抵罪毋妻
之謗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衆醜一身備百惡又帥
兄弟父母稟經諸待漏院哭訴執政褒贈乃朝廷恩
典環不當加賤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左
遷知黃州然竟不亦敢請謚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
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
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
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
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于窓

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酒殺或開
話諧諠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為舉人有文
行宋氏以為必貴元少跡地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
出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便詣之既而二子皆登進
士第仕至顯官 景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常有酒失毋怒欲答之 遂不復飲

至終身

至和三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為
名為皆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
校謀為變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詣告惟潞
公劉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
所為如何三帥言其誣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
變者伯庸担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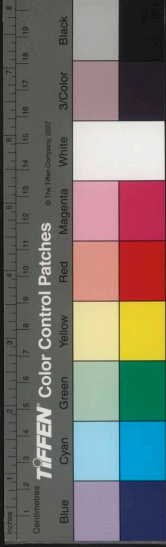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教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居
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
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
內寒心彥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豈得不預知
也何謂漏泄願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
今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惧
日暮皇城諸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
劄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
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封府榷之明日
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

豈得妄開也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厄瘡嘗與衆客同見諫議大夫姜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苟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威名于世恭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先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詞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通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歎知其難易及所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



書言朝廷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
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
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
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
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以
為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為狂仲淹正色
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
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慚無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游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
以為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
聲隅子石守道為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
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毆陽
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腓黃晞晞驚走鄰家是
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荐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
未及具綠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
皆散無存者 好謙云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內女
入宮太后許以為后也己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
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團扇日士良曰
陛下讀此何為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
納陳氏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
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



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為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也上
遽命出之孫器之云士良自言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
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扶
一竿與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扶竿一手執帽漂流
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一子不孝悌其母改
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為母私
財以過人訖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
姑匿之重捺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
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
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

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特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子孫受公廩補官者數人仍皆為婚嫁崔
甥云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叅知政
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
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
使君子相朋為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曆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
之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
其請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請而罷
之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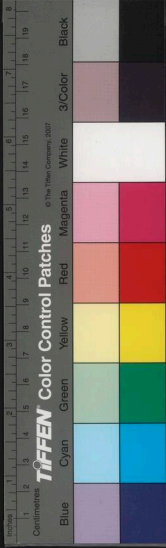
淹卽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
奉表謝上曰采如章得象言遂罷之邠州既而杜丞
相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彝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
罪矣 始平云

通春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作鹵不
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
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
為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兼知泰州發
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
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慶曆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
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畧移
刻而罷

慶曆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吳育為
樞密副使丁度為叅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
中議罷制科育以為不可爭論於上前退而上章求
解政務政有是命龐籍為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
叅知政事米庠因言于上以親戚共事為嫌改度得
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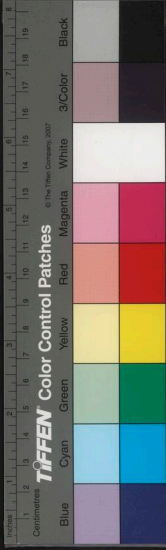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
王仝善遇之為子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
也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仝坐違勅停任



希古杖膺二十全遂閑居處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
靖字安道取它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為范文正
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奏大政引為諫官秘書
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
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遷龍圖閣
直學士王全教以書于靖求貸靖不能應其求孝標
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
時錢于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
即以聞詔下處州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全辭
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篋中託人餉之所託
者恠其重聞視竊銀而致茶於全全大怒詔至州勤
官同對當日接坐考希古全不知所在全不從對
稱希古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伯淳
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鞠其獄者往見之靖不
為禮吏恨之乃取靖紫裘以緹油置于梁上吏病且
死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
汝謹掌視慎勿失去及茹孝標求其紫人以為事在
十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伯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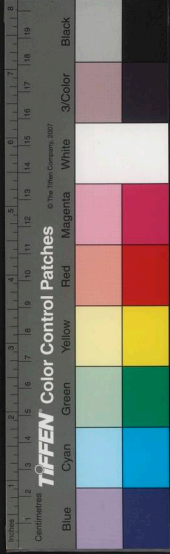
慶曆四年五月己巳詔特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
州兼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
戩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畧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



路巡檢劉滄建策以為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
去隴坻之內四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于山外築永
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
聞命滄及著作郎董士灋董其役會樞密副使韓琦
陝西宣撫選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山
外多熟戶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築二
城之利不可輟罷詔三司副使魚固往視其利害未
至尹洙召滄士灋令還滄士灋以熟戶既集官物無
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滄士灋違部署司節制命涇
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滄士灋于德順軍及
魚固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戩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滄
降二官士灋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
有差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
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役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
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
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
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漸
欲盡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
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內號哭希文竭力送其
喪及妻孥歸洛陽黃好譔云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日多乘



勢擾官府有從曷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
貸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
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
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閹節
不到有閹羅包孝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
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為長吏僚位有所闕自喜面
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
亦人所難也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過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
是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俊
二月癸酉詔捧柴氏族之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
行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於河南鄭州境內與應入
差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勾歲時祭
享至如知州資序即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襲
爵受官承替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顛盡其家資聚書至八
千卷為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
學者為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真宗于藩邸官至



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禮汾陰歲舉服劬詞學第二人
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
諫官切廟治體壑闢荒蕪安集流竄以為州縣殿最
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仗出知湖州事從
京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
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瑞明殿學士國朝故
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
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今二府分兵民之政
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違從非為國軼于是始詔軍旅
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若不脩
威儀流華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
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
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乘間求進者上以度言
諭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為地
真淳厚長者也尋以度為工部侍郎樞密使夏諫副
使逾年叅知政事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
樞密使夏諫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于禁中鞠
其獄不可滋蔓使及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
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
旦爭至食時上卒從諫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初置
紫宸殿學士以度為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稱呼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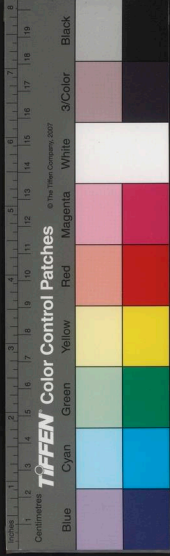


宜改為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謚文簡
度早喪妻晚年學脩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
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沒鄂人也至和中混
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
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
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
擾也召錄緝行人出其家纈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
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
廢市肆復安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更疑
衍建言已亥三月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諠譁又詣
衍第詬詈亂按凡磔詔捕後衍三人杖脊配沙門島
囚羅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為左司郎中權知開
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群牧使初
素與歐陽修數稱與富弼於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
為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莫弼引己以登兩府既
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
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
鹵莽不治教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
聞為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



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
素二馬在外或福自恣大為奸利素奏悉逐之速方
于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

乞外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即日押出
城忱改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
忱治春秋慥治易素先儒舊說務為高奇以欺駭流
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為
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
與人談沉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
忽人好色嗜財利不修操檢誦貶江淮間以口舌動

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剝細民江淮間甚苦
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永興安
撫司機宜卒於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於娼家會有
告其貶紗滿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橐有宿隙
乞下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銜替忱
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
身為沽取氣凌公卿

王罕于懷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
之而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
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
可以夜縱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



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及相殺掠死傷散野軍曰吾聞
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
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
復亡為賊矣請各集兵衛其家軍曰賊者多以莊客
何以禦之仍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
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
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令皆得擅斬人一
夕鄉村蕭然軍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
百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千人未
逆戰擊却之蠻皆斂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
入軍不視家登城子死於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
於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開矣凡糧用皆
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村知新州侍其淵
在廣州軍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
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已焚西門時
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
奪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
去縱不為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
乃止士氣亦有倍重車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
擊敵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留之乃日進一奏又召罕
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允奏罕只在廣
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



賞罕不自言黃回當解城時最輸力已而唐勤若有
不足者淵亦得罪淵功亦不錄罕云王鈺云

光化軍宣毅郡興逃叛度曆四年二月唐子供奉陳
曙等遂官賞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
員外郎韓綱性苛急失衆士心去年九月群盜張海
等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分宣毅軍士三百餘
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斂者獻蒸葫酒肉
以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卮而斤
賣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為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
不特得飲食而綱所給餅常至日肝燥硬不可食時
有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唐自隨民又
請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尚無錢給
之何有於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民獻以資棄
城之士而知軍却之益加怨憤綱又使負僚王德作
城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
召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
粟得官者駱子中通刺謁綱綱進語子中不用拜軍
士誤聽以為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負
僚郡興叱軍士起曰汝輩勿食比因出屋外投蒸餅
入綱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
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郡興惧因糾率其衆盜取庫
中兵器作亂欲殺綱自宅後踰城逃出得小舟乘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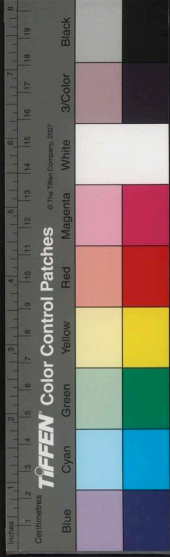


漢下教里再宿而後返與官吏皆逃與等遂焚掠居
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趣蜀道李
美老不能行於道自經死與獨率其衆與商州巡檢
戰殺之員僚趙千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
與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貶興元府兵于饒風嶺殺
其將令者興元府員僚趙明以衆降與興聞洋州有
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
方將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湑水斬興
及其黨五十餘人生擒趙明餘黨皆潰州縣逐捕盡
誅之陳瑄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英州編管監
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到郊祀天地壇上
以一帝配佑溫成皇后廟請去扁榜自今不復命而
制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
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在待舉以為安
坐况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
都監以都主韋貴為主閉城拒命詔真定府副都部
署李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城
皇使賀州刺史王果等討之內辰樞密奏保州城下
諸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以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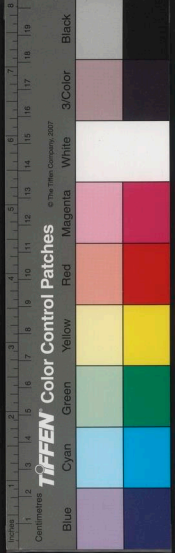


宜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遠以詔書入
城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戾申
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皆坐減雲
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遠加閤門祗候遠兄遵以
勇力聞從劉平與夏虜戰死五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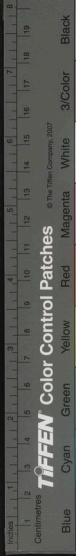
契丹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自誓書以授虜虜繼之以四言
曰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曆中
歲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
誓書不獲又求寧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于是韓稚
主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又書散落如此不可
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
杜衍祈公手錄誓書一本于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曆中契丹以兵壓境故復周世宗所取閩南之地
騰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
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
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
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從與虜約曰能
為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
十萬物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願指之勞耳汝當以
二十萬與我然難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
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趙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為后生子寧令當為嗣以
野利氏兄弟壯榮為謨寧舍號棧利王剛浪凌為寧
令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青澗城事
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松賁及書遺之曰
汝鄉欲歸附何不速決榮見之笑曰种使年亦長矣
乃為此鬼戲乎因松於害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
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若之又歲失賜
遺及緣邊文市頗貧乞思歸朝廷而耻先發度曆二
年使旺榮出松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之意欲與我
通和耶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
衡時龍圖閣直學士厯籍為卿廷經畧招討使以元
昊新寇涇原止之于邊不使前朝廷以厭兵款赦元
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驟勝方驕若中國自
遣人說之彼亦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
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鄉事朝
廷甚謹由汝輩群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
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于戰聞吾民習于太
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
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牀俱
正當相為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贈遺歸文
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脩好之禮籍以
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於休息命籍復



書納而勿拒稱壯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
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
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
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壯榮等書自稱
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
嫌臣輒從而稱之壯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
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
當為導致於朝廷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
質從勗上書稱男南面邦國令元率囊霄或云郎霄
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
也猶上來稱臣今名號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
父猶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
籍上言請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
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得之物當力加
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
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猶與從勗俱
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
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
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
月冊命元昊為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
拔利氏寵浸衰剛浪凌蒐名山皆怨之寤令納剛浪
凌女為婦剛浪凌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于帳中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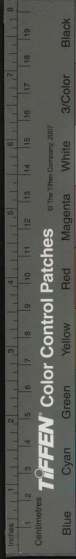


兵弑之事世剛浪陵兄弟皆族誅寤令悞不自安慶
曆八年正月辛未寤令弑元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
子諒祚

邢佐臣云拓跋亮之母本拽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
矣拽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為
尼而生諒祚及寤令殺曩霄國人誅寤令而立諒祚
始數歲其母專判國事兄子藏禍尤為相毋私幸胡
人部納皆移恣橫大臣屢請誅之母不聽嘉祐元年
九月部納皆移作亂殺國母沒藏禍尤引兵入宮誅
之其父尤與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

種世衡卒龐籍為樞密副使世衡子古上諫官錢彥
遠書稱吾父離間劉浪陵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
其羽翼稱臣請服今龐以吾父功為兩府而吾父無
所褒賞彥遠為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辦于上前曰
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劉浪陵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
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
間也臣竊與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
琦與仲淹先為之非據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稱
以世衡有功之故除古天興尉丞即日勒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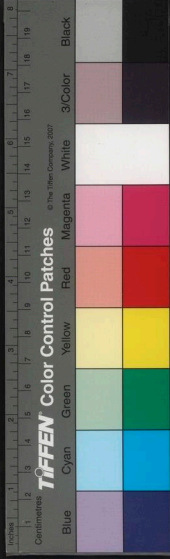
夏國酋長崑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
夷山先降為熟戶青澗城使種諤使人因夷山以誘
名山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



名山不知也既而譚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開夷山呼之曰元已約降何為如是其妙識其聲曰汝為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是也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曰元已受种世樹金盃名山曰金盃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哭譚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總四千餘人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郭師云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特韓魏公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畧使度其可受可却以聞

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音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儀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崑名山自救也時宣徽使郭遠為廊延經畧使以為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遠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湏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為戰兵得二千餘人郭帥云

文公以取綏州為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鎮與夏國之臣薛老峯議于境老峯曰



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塞基嶺曰其土田如何老
峯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鎮信之入奏樞密院
劄子下廊延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
經畧使郭達以為原虜心欺始俟得安遠塞門然後
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田所獻者
塞基且四旁上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
文公文公亟奏前劄延更不施行時趙高掌檄宜
於經畧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達乃出示之高驚曰
此他人所不敢為也郭帥云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奏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
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廊延路奏元

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蹠躡奉表紬旌節告勅其表
畧曰臣本自祖宗出于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
之初基叢者臣祖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
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境池洲差並肩
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嗣先扁勉從朝命真王之號
夙感于班宣尺土之封顯蒙于剖裂又曰稱王則不
喜朝帝乃是從輻湊屢朝山呼齊伏願以一核之土
地建為萬方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違群情又迫事不
得已順而行之遂于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祖世
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
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我人寬慈及物許以



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米
屬往任傳隣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忠望誠
漚懇仰俟帝俞

靜江軍留後劉平為廓延邠寧環慶路副部署元慶
州康定元年正月廓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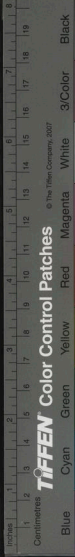
自保安軍上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趨

上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
至保安軍過廊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
孫合軍趨上門有番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塞直指金
明會得范雍牒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
還明日復至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

鎮平元孫將騎兵先發令兵飯訖進夜至三川口
西十里所止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
使廊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深安
軍北碎金路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
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
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與元孫還逐之至二十里馬
鋪乃過兵及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騎合
近萬人召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
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
于水東為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
稍遣兵涉水為橫陣郭忠及遵佐王信先往薄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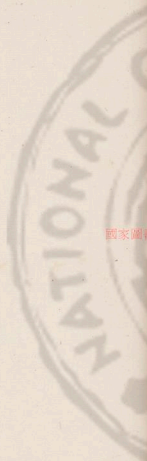
能入既而官軍並進擊却之奪其傍牌殺獲溺水者
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脰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
擊人頭及斫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
當賞汝也吾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逼官軍官軍
却二三十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
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
德和執其馬控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勦兵還與大
人并力却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遣
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
使軍校以劍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
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
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內有主將否乎戒
軍士勿應賊又使詐為漢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
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
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
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
促甲馬再與賊戰賊人使其臨陣叫曰汝肯降乎我
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
者為降汝歆和者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
自西出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
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為二平與
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大王信以頡敦負留後郎及



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誦教等信
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
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被寇
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
十六日虞侯張政自戰而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
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
知其處道中聞散言劉太尉已亡失多不敢歸已降
賊矣因言於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
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賊
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控而
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
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
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徒至
者皆言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
與元孫為賊所虜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
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
去德和喜命所親吏覩作臣密等狀仍增損其語
使與己意相傳會虜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
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於其中德和即以密等
狀為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
阻西山為塞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
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



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
為大將而為賊所擒可醜因始言賊使李金明來約
和親平令李康往荅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
面相約結平乘馬即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剽
剝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
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
知也數日德和召請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
皆知之我乃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
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綁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
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
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為書遺平子曰信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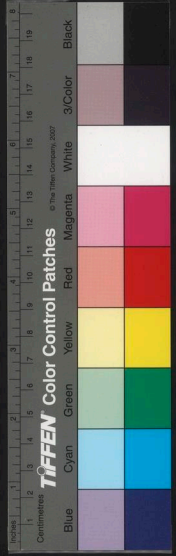


大尉一
 此段後連
 定是再承
 和將去裝
 德和歸
 世盡志于
 身無及
 之元生不
 中付謝史
 大尉一
 此段後連
 定是再承
 和將去裝
 德和歸
 世盡志于
 身無及
 之元生不
 中付謝史

052721 v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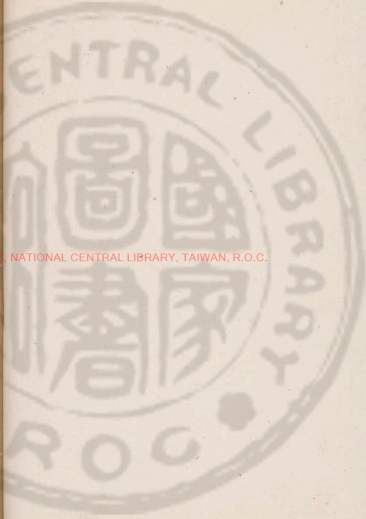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為賊所掠餓寒不可忍願衣裳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廊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聽朝廷旨尋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于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鈴轄盧守勳及薛文仲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為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勳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
送河中府彥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
時河東都轉運使王汾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
卒二人自虜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為賊
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
餘何不速殺我縛我與我去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
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其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
大理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
者絞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
腰斬梟其首于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范帥雍在廊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

令虜得入寨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
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
至士彬所部皆降其子力戰而死彬遂為所擒郭帥
云

金明既陷安遠塞門二塞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
不能救并安遠救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
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叛兵民以歸延政守
半巖救兵不至還帥象棄城歸虜據險邀之舉衆皆
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郭帥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廊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
日六宅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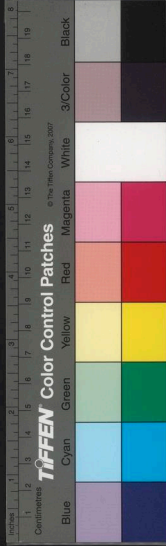
縣都監薪寨解家河廬關路巡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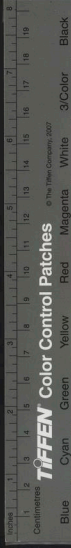
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
凌妹引到宥州未藏屈已團練侍者未藏福羅以趙
元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
相公告身三遇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為樞密兄弟
室家皆居細項與屈已為婚姻屈已屈宥州南沒姑
川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
五日山遇妹夫易禹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
外與侍者二人遊跡既濟河集錄河兵新河津三處
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事具弟三太尉者將宥州
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侍者乞召屈已至細
項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已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
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
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
殺我汝為我賚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
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已發兵在
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
迎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
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
以修晉王既交過兩帳後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
子歸朝廷此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
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
者為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遇云欲歸朝廷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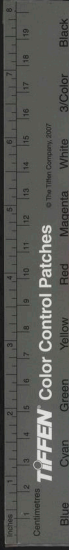
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
咬妹引到賓州未藏屈已團練侍者未藏福羅以趙
元昊所給賓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
相公告身三遇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為樞密兄弟
室家皆居細項與屈已為婚姻屈已屈賓州南沒姑
川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
五日山遇妹夫易禹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
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錄河兵新河津三處
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事具第三太尉者將賓州
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侍者乞召屈已至細
項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已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
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
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
殺我汝為我費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
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已發兵在
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
迨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
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
延州我此月三日集賓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
歸朝廷此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
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
者為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遇云欲歸朝廷本司



商量已錄白下告身令士彬後以告身付福羅自從
其所告諭福羅以元吳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
遣還臣等仍恐慮為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
又奏六日保安軍比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詞
知山遇相公屈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
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十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
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第防禦
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二十
五騎皆披甲執兵抵歸娘族指揮使曠羅家云欲歸
命朝廷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未事故勒
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
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
都鈐轄司嚴勅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
詞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
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未投告者令李士彬
等只為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詞知事宜節次
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泾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
准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
知保安軍比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破後橋寨康
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畧使范雍奏體
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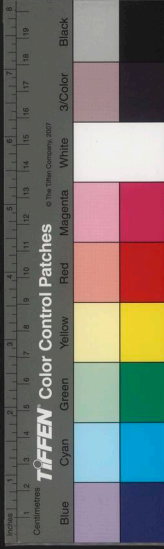


商量已錄白下告身令士彬後以告身付福羅自從
其所告諭福羅以元吳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
遣還臣等仍恐慮為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
又奏六日保安軍比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詞
知山遇相公屈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
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十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
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過及第防禦
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二十
五騎皆披甲執兵抵歸娘族指揮使曠羅家云欲歸
命朝廷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過等所以未事故勒
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比來
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
都鈐轄司嚴勅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
詞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
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過所部未投告者令李士彬
等只為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詞知事宜節次
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泾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
准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鄆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
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康
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徑畧使范雍奏體
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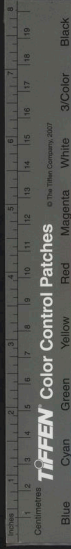
泊鈴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
後橋寨先令番官奉職巡檢李明領番部圍寨繼隆
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孽兵甲令柔
遠寨主侍禁閣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
寨監押奉職 立左侍禁閣門祇候叱路都巡檢郝
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
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
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
却是家外藏土金利過家等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
奉官奏^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
侍軍首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或斫倒人頭或傷中
重係第二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体驗今
來北賊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補
名目所賞激賞邊臣及各軍吏效命奉^聖旨高繼隆
張崇俊於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
各轉官有差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
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
族以帝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
錫孳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
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
將兵趣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



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投諸軍甲十七
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
巡邊是夜宿葉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擣
設柔遠諸蕃郭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
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新神樹移柔路北都巡檢
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
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止攻其南
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英主人城門閉敵福以火
軍駐于城南照管窠廐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
於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
分部令即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然其偽署李大尉衙
署酒稅務倉草場及民居四十室里內禾稼聚積諸
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
二百五十一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
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
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為殿
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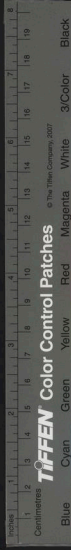
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
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列
肅及謂寨與戰斬獲頗衆于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
鈐轄朱觀注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
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



之將作監丞耿傳掌芻糧亦在軍州賊陰引兵數
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
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
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憚力戰先死福
等兵大敗福英珪律簡禹亨肅傳皆死於賊指揮使
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
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熟
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
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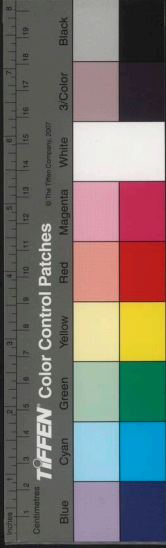
康定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閤門祇
候桑暉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於西邊任使詔邊內
殿崇班充廊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
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
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
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
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隄
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
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廊
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
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
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



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
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侯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
與陝西都部署程元振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
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
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
益懷亮墜馬援福馬鞅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
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殺十矢頰
中二刃乃為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
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
副使懷亮贈率府副卒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
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
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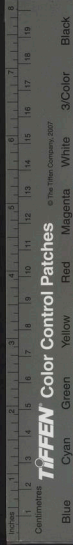
王立字誠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
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
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為公私
患立奏今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
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東路
轉運使并州有群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
詞知盜慮掩捕盡獲之五日中午獲十八人盜賊遂息
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為戶部副使



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石監議大夫徙知密州秋滿歸卒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彬父子遂攻安塞門求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追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千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起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五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故為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因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頽損應增置者甚衆合討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後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



路其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康穰寨一百三十里
並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
餘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
作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
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此積石
儀州黃河石路只省得兩程况劉滄昨已殺降永平
路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州城一帶著部各補署
職各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
著族安敢為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今近裡要
害城堡尚多闕漏豈暇於孤僻無益之處枉勞軍民
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
邊四路部署司涇原徑畧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未
春且令修築迨地未了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
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
為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
狄青尹洙即知修永洛城即今便與未便詔如議罷
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滄建議築修二城
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
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
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
利不可罷遣滄與諸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
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



洙召澆士廉令罷從蕃部皆遮止澆等請自備財力
卒修二城澆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
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澆士廉違節度
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蕃漢之民皆
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
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或致
賞罰間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
尾五年只在泾原秦鳳兩路於永洛臣此事比之他
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
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無陳所
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劉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
使程戩等奏二城修之于邊計甚便况永洛城今已
脩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
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畧言永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
大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損于邊
亦無所益一也

緣邊禁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
脩此城堡大小六七許思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
勞敝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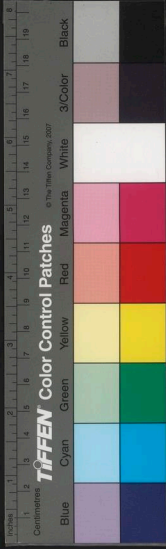
將來修城上件城堡計思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
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



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黃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徑過逐城首驛舍糧草若致靜邊塞比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却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如此又多踈虞比于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

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止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無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况自來諸路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為賊馬阨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賊隔隴山不能截五也

自隴川入秦州由故路開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里則為麻穰寨自清水人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為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為難帳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耕種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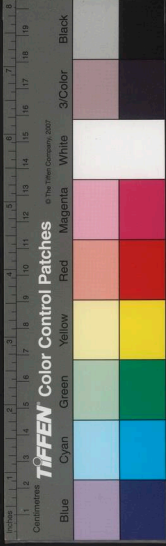


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未窺覘賊若探
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襍寨扼斷故
開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
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

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為膏腴自來當有方箭手家人
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負求先刺手背後有空
閒地土標占為之強人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只
滾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
寇則和作私逃入內地軍過之後却來首身所以人
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囑于新城內
射地土居住取便於蕃部交易昨來劉滄下唱和修
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官中未見有益七也

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
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
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未嘗懷敬
救定州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見添
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

議者修永洛城不惟通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有蹉鶻
谷者達谷必利城膺家城襄城古渭州龕谷洮河蘭
州疊岩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託放
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
草賊素相仇讐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也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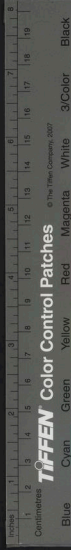
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
取之實為無用九也

今脩永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
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
使顯是妨碍不合動移十也

凡邊上臣僚圖實効者特於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
完城寨安集蕃漢以脩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
然惟務與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
詎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賚知微作都大照管
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將之人不期與尹
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轍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
若復修永洛城則隴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
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
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

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
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滄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
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
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滄全無過犯只
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
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
大害軍事十二也

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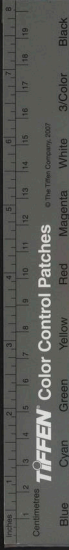


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畧之任近西界雜道
人議和自揚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
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
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帥臣豫作支吾
今乃欲以偏裨受節制為無過而却加罪主帥實見
體未順十三也

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邊事時與究其利害
畧去嫌疑處置不差事乃終久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教圍
通州城攻擊四日夜乃退尋令御兵趙素等探候西
賊尚在後河州赤土巔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
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勢誘引大兵追逐
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報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
署司乞救應次

麟府路走馬承慶公事樊王秦竊見本路軍馬司准
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圍西城一十
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
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里其夜當州令通引
官魏智及百姓萬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探候達寧
寨已為西賊所破賊於周回下七寨殺虜寨主監押
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營民居敵捷戰棚皆
盡其賊亦不報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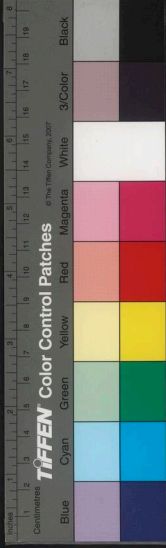
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飛騎長夜至晏偷路去
急乞軍馬司呈夜進城發兵救應河東路轉運使文
彥傳奏非西賊圍豐州及寧遠寨其并代州都部署
通判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
康德興只在府州閉壘自守並無出兵救援之意以
至八月七日寧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
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道二十三日元等乃解府州索
隨軍十日糧草計人糧馬料九十石草五萬六千束
以二十六日出軍臣尋急令保德火山岢嵐軍人戶
各備脚乘於府州請搬上件隨軍其王元康德興只
於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糧草經三日復
將所部兵馬入城亦不先告人戶令知其人戶等見
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皆倉皇奔竄入城棄所搬
糧州脚乘並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搬所餘糧州於
倉場回納切緣人戶請搬糧州備乘脚乘所費至重
臣取得人戶僱脚契怕每搬隨軍州一束糧一斗不
以遠近日數計錢一貫文者如此費耗若一兩次何
以任 若或出軍擊賊遠救城寨須要糧州先行雖
有重賞不可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方
領軍馬出城又不前去追襲却只在府州城外五七
里剗寨令人戶運糧元輩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
捍邊全藉良將若王元康德興駕下之材如此舉動



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別擇武臣
付以邊事詔昨以西賊圍閉麟州府專差王元及并
代州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志往彼策應自部領軍馬
到府州並不出兵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沒豐州及寧
遠寨其康德與係專管句麟府路軍馬公事亦只在
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勅命王元降右衛將軍陵
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與落選郡軍
令逐路都部署司通行戒飭仍令王元康德與分析
上件因依聞奏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趙元吳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
除屬籍華戎之人有能捕斬元吳者即除靜難軍節
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吳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等
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以趙元
吳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學士林捕得元吳偽署環
州刺史劉乞移送京師斬于都市元吳令乞移入延
州界誘保塞蕃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
路都巡檢使侍禁閻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
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云敵闕將者平問諸將無敢
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鬪賊因手
腦碎餘衆遂却項之遵又橫大鋸刀率百餘人進陷



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
倒為賊所害聞賊中昏軟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
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
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風
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
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四月戊子都轉運司
奏請令准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手力
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康定元年六月言
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借乞於京東
西州軍增置弓手于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為京
西體量使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
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
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分量戶口
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
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京
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團置押官一員四
團為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為一營指揮使一人
教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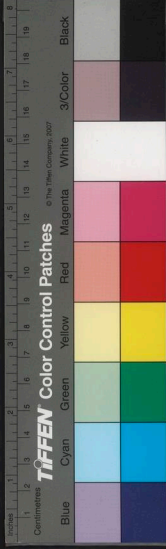
慶曆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温台府巡
檢軍士鄂陵殺巡檢使寇掎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
州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鄂等七人而歸



象首廣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
溫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孛廉定元年鄂等
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焉

李士彬世為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
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公夏虜素
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
詐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計
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於士彬於
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毋與
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
墜膽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
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
引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
昊遣衛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
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於市者皆歛
而葬之官為致祭真既出境庫騎大入諸降虜皆為
內應士彬時在黃帷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
遂鞭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
毋妻使逃毋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犹疑使人詞虜皆
為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
餘年卒於虜中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



貯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鑑宣拍沉以塗堊積備火
箭射賊有謀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
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
斬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鑑宣募吏民有能通信
求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鑑宣問曰須幾人從
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處請禿髮衣胡服挾弓
矢賫糧餉為胡人夜鎗而出遇虜問則為胡語蒼之
而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
兵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
吉奉職奉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
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告曰官何患不死何
不且令王吉典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
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應將所
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
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鎗轄吉自
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
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
此兒為王吉子而為虜所獲尚何以求為頃之又宣
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
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及
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卒無以拒



吾則成擒矣我前後教入其戰未嘗兩失也時又有
張節與吉齊皆不至顯官而卒

邈州首領廝羅有三子曰唐纒賸纒董纒董纒尤
桀黠殺二兄而并其衆廝羅老因事皆委之董纒
秦鳳經畧使張方平使人誘董纒入貢許奏為防禦
使董纒遣使入貢會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
以官爵許戎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丹以女妻
董纒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之戰屢為所敗嘉
祐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尚公主邠延經畧司奏之朝
廷邠延不納其使會諒祚舉兵擊董纒屯於古渭州
之則古渭州熟戶諸酋長皆懼以為諒祚且來併吞

諸族皆詣方平訴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為守城之備
畫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樞密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及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
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
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閔西震聲方平仍驛書言狀
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上
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欲入寇前後甚衆皆無事
竇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
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
擊董纒矣諒祚尋復為董纒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
側而還薛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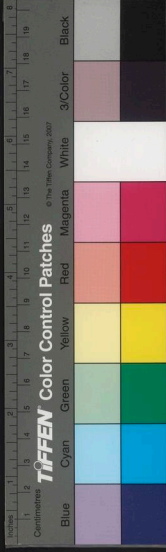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州大首領唃
廝囉遣使李波末裏兀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
亥樞密院奏唃廝囉前妻今為尼已有二子曰瞎躡
磨踵唃廝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詔唃廝囉前妻賜
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色號瞎躡磨踵並除團練
使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磨踵自請奮
擊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
詔七田員外郎劉漢往秦州至邈州以東勾當公事
漢知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

熙寧中朝廷遣沈劉起劉興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

起爨作戰船團結洞下以為保甲給陣團使依此教
戰諸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
嶺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遣交趾書曰大王
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
畧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
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人奪人之心不若先
舉兵入寇百祥請為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
欽廉雍三州百祥未得聞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
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
徽使郭達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
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達達檄廣西轉運使按鞠百



祥逃去自縊而死郭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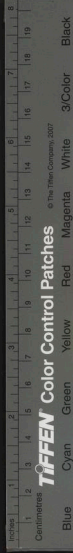
交趾賊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
欽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
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軾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
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
等過崑崙關赴援兵少輕進三千餘人悉為蠻衆所
掩殺傷殆盡劉執中與廣西提刑趙回後更無援兵
王師自京師數十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
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盡城遂潰破蘇軾死誓士平
殊死戰兵民死者十萬餘口虜婦女小弱者七八萬
口二十二日賊焚邕州城三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
師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將暫戍長沙中軍旦夕過
府亦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屯荆鼎澧三郡一將襄
州湖北饑米斗計百五十鈔餒死者無數任公格云
勅榜下文趾管内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員外
郎天章閣待制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畧安
撫招討使熹廣西南路安撫使照宣使嘉州防禦使
內侍押班李憲充副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
刺史燕達充副都總領特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
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感懷敵愾之氣密爾士庶
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拔身
助順爵賞賜與當倍常料日惡宿負一昏原滌乾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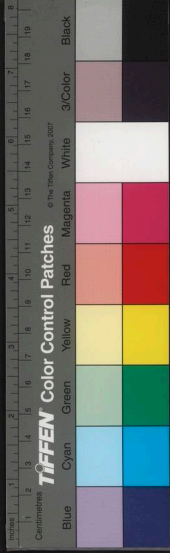
幼穉罪非已出造定之日待過如初朕言不渝衆聽
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
橫賦到即蠲除莫我一方永為樂士時交趾為露布
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
我遣使訴於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
服我故帥兵追捕亡者而鈴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
士衆奮擊虜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峒兵明言又見
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
師敵相極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覆之王正甫云
捉點刑獄楊政自將擊破叛蠻癸酉詔特支荆湖擊
蠻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賫詔察視其功狀以聞

慶曆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蠻鄧和尙
等寇掠衡通永州桂陽監先是宜州奏本管環州
蠻賊歐希範備稱桂王歐正辭備稱桂州牧攻環州
殺官吏詔以虞部員外杜杞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委以便宜
經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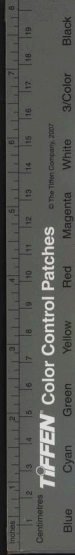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
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群蠻之中地
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
州剽掠民家六畜及入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
往贖之與之請和而誓習以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



寧八年九月田貞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
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統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
下成都路鈴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
慶領都鈴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
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而
蠻酋群訴於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
訴者不已百常以捉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
築總文餘靜州等群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僅二
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還民入
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
引梯衝攻牙城矢石而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
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為柵木所殺蠻兵乃退既而四
月初屢未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衆猶遊繞四山城
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閣路道永康軍北有隴
東路通綿州皆為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
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於是蜀州駐泊都監
孫清將數千人自箕宗閣入蠻伏兵擊之清死而士
卒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
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
遮其前而自後驅之壘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
溺殆盡既而鈴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
延慶奏乞朝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



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
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重其年五月
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閣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
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擄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
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
乃還奏云事畢始蔡帥兵思監司不肯應給軍需故
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軍事皆與都鈐
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遠若事大小
一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閱鈐轄
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已出蔡不
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聞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
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而臣
引兵入箕宗閣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
以資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秦范百常築城侵蠻地
生羗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為和
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冰和物官司乃籍所
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
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首家皆集人人引
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瘞之掘地為坎反縛羗婢
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
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



抵兵水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
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劔門逼蠻皆怒而輕之
自是剽掠不絕狄鎔范百常云

慶曆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鈐轄司奏瀘州涪井監
蠻攻三江寨詔秦鳳路兵千人擊之

慶曆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秦知瀘州侍禁閣門
祇候李康伯令教練使文受招諭涪井叛蠻酋長糾
毅等出降乞旌賞及補受殿侍充涪州監一路巡檢
李康伯與提點刑獄

皇祐三年懷智高世為廣源州酋長後屬交趾稱廣
源州節度使有金坑交趾賦餉無厭州人苦之智高

梁器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為質

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怒交趾

且恐終為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

邕州求朝命為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未忍

疆場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為盜先是禮

賓使牙贊坐事出為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荐其彬

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贊

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為智高所擒恐高殺之乃

紿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

不相知誤相與聞遂至於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

為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贊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



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貳妄入其境取敗為
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為國生事罪之茲為
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却還智高大恨且以朝
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
廣州人以敗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為之畫取廣州之
計智高悅之以為謀主是時武臣陳珙知邕州智高
陰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
部之人及老弱盡空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
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為內應賊
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叅軍孔宗旦罵
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曆沿江東下橫
貴潯襲藤格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
旬至廣州仲簡性愚且狼狽未至時僚佐請為之備
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
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規設不可
築城前知州魏瓘以壁為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
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
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沅聚金寶於城中耶城外入
皆號哭金寶悉為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
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村止賴少年乘
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刑民遮馬自訴者甚眾罕
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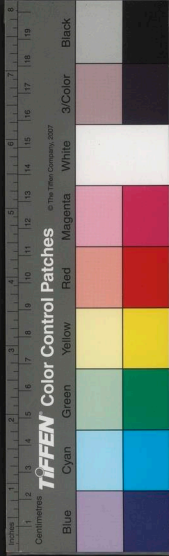
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藉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於是隣村亦不能侵暴隣村一境獨安罕即適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為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既入城鈴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為礮每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欽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留之軻乃詞廣州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汝弼而責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直史館楊政繼業之族人也嘗為湖南

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政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政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士成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東路鈴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於白田忠敗死西路鈴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於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悉擊殺之內寅又拜官軍于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為徑畧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西路鈴轄王正倫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



自出戰擊賊唐午以青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
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
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
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
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過賊或進或退力不制
勝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
如無青之號今復不得行是猶覆車之軌也青素名
善將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不勝不惟嶺南非
陛下之有則荆湖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
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
專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
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
授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
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
陷賓州靖引兵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
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日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
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遠廣南西路
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為七寨迢迢不進十二月
壬申朔智高與曙戰於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
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
助救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
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



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請陳曙皆來迎謁時饋運
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
是懈惰不為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帥如
寮寮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已
酉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
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余
請起拜曰曙之失律亦請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
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
或說懷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俟
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
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趨其城智高
聞之狼狽遽募兵出戰戊午相過于歸仁鋪青使部
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脫勇者執長鎗居前羸弱
悉在其後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
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
出長鎗之後斷蠻兵為三旋而擊之鎗立為束蠻軍
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即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
官軍追之營城下營中夜驚呼蠻聞之以為官軍且
盡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
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
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敬
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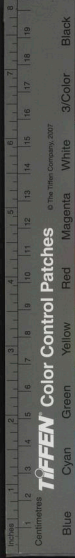


之曰朕欲卿為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
復為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
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
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
衆論於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
若又賞之大適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
徒使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封侯立
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
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
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
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為青訟功於中五月乙巳竟以

青為樞密使先時所司秦鑑安道募人能獲智高者
有孔曰官楊元卿進士石鎮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
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為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
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論
之順從彼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
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費黃牛鹽等物往
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譜
牒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於是轉相說與稍
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於特磨寨及敗攜其母弟妻
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皇懼留其母及弟智先往封
於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



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走過石
鎮 鑑安道使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克等六州兵
襲特唐寨殺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款烹之廣
南西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
干賞耳於是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
其虛實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磨供侍甚嚴至京師館
於政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驕子月賞錢三
百餘貫病則國醫臨視後教月智先發狂毆防衛者
欲突走伯庸上言智高母致病不卒無以懲蠻夷又
徒費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
招智高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群臣不敢言智高
母年高六十餘陰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
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
繼封年十四智高長子智高偕立為太子繼明八歲
安道以獲智高母名其所親黃汾於韶州使部送至
京師汾自幕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鎮除
齊郎其餘皆除齊郎殿侍以元卿鎮晚蠻語皆留侍
儂母元卿等皆憤歎曰昔我初獲母余侍郎謂我等
勿入京師留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
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嫗一鬻食之豈知今
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母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
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教



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皇祐中懷智高自邕州乘汎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

諸州城柵隳敝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

趙師道字景東

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

事敗後仍西望師道

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為國家守城

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

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彘子於草間而

去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

與汝為死訣尚寄聲何為引手射奴殺之時賊已在

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

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已悉焚其官府民

舍殘滅之進至於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曾覲微服

懷州印匿于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

我我以爾為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

閣學士為何物乃敢污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

覲諫議大夫師道大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

厚彘城者皆除名編管廉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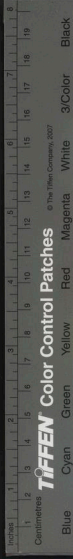
懷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尚未之

信殊不設備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

斬及賊至簡閉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

不納悉為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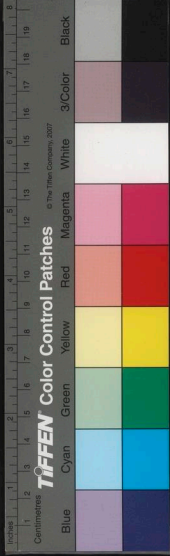
以為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



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皇祐中懷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願散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為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於草間而去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為死訣尚寄聲何為引手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已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進至於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匿于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為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為何物乃欲污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大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廉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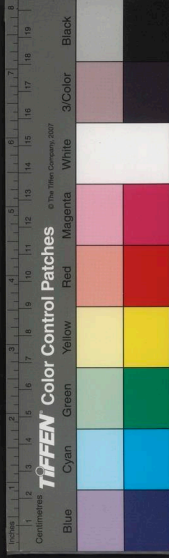
懷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尚未之信殊不設備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及賊至簡閉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為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為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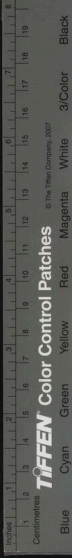
廣州城悉力拒守殘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
包軻止于南雄城詞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
責軍秦章稀少黜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
軻為動職敵以為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僕智高至黃富場蠻人
向知官軍飢疲夜以酒設寨飲之即將中斬偕首因
縱擊其衆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于戰場而去李章
云

僕智高圍廣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
水戰常懼海賊來抄其實貨東莞縣主簿薰令黃回
素為吏民所愛信傾知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
數千人船百餘艘泝流而下夜趨廣州城鼓譟而進
賊大驚即時遁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衆泝流追之
而賊棄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
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並養于上流販賣及
縣中官錢有出入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駐罪
固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數為辨雪治平中乃得廣州
幕職蔡子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弟僕智高陷邕州鑑親
屬多為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遂據
邕州秘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
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賊必不附智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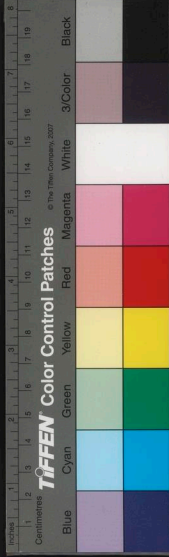
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
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邕州財力富強
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
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
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孤立不
足破矣請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酋長
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
中有良田甚廣饒穀糲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
智高遣守陵書曰吾鄙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
以復還邕州者欲換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
蔣備輩皆望風披首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
耳今聞伏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
當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
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候其可用
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遺守陵守陵喜運
糲未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州縣無備
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
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為無事隨之以取族滅
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廣源州弟存祿為武勳州刺史存
勗襲殺存祿而奪其地又以女嫁廣源州刺史因省
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壻而奪其地此皆汝耳
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



僕夏汝在智高之洞中吾見汝且為虜矣不可不為之
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疎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
先為之備遂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為狄青所敗遂不
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名善馬智高悉
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於夏誠所居之東十
五里孫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
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
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鑑幾為所獲不得進
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
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
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應取之必矣靖
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
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之邕州蕭注曰
廣源州本屬田州僕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首豪
而據之田州首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
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
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虜
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衆臣事
交趾既長因朝于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
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

僕夏汝在智高之洞中吾見汝且為虜矣不可不為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疎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為之備遂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為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名善馬智高悉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於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孫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鑑幾為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之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僕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首豪而據之田州首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于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汝乃歎之洞中吾見汝且為虜矣不可不為之
備守陵由是狐疑稍踈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
先為之備遂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為狄青所敗遂不
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名善馬智高悉
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布變懷復誠又以其
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
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於夏誠所居之東十
五里緣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
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
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鑑箴為所獲不得進
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
險速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
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應取之必矣靖
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鑑後徃常與鑑相距十程
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之邕州蕭注曰
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首蒙
而據之田州首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
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
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患之遣兵襲虜
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眾臣事
交趾既長因朝于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
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



欽定四庫全書

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
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村陰
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使為內應在文村五
年遂襲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
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
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駭汝
為奴隸負擔歸其粟穴朝廷欲誅汝曹父母妻子不
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
復還登城罕方寢於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
勿驚公隨身有方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帥弩手二
十餘人銜枚至一處附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
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便射之賊急走出
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叛之事熙寧中致仕
介甫知其為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
志安壯范克夫以為陰德之報克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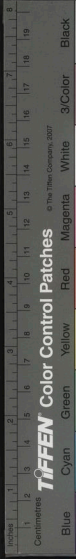
元豐五年韓持國知穎昌府官滿有旨許令再任中
書舍人曾鞏草誥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批其
後曰按維天資忿戾素無事國之意朋奸罔上老不
革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郡非所望於承流宣化
者也而曾鞏草詞乖僻可贖銅十斤別草詞以進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弟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



兵討之乞第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久兩四十餘日出寨總六十餘里留乞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發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費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柳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即是深蕩七蕩切茂也俗皆高阪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持讀若婦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蕩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帥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唯茅

屋數十間分兵搜捕山蕩皆無所獲所費倉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饋運不徒先是有寶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若至歸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土丁過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餓死不還有名藉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資裝者不豫為軍士也瀘州歲餘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納緡錢百餘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



然亦幸直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
等得效其忠勤耳上雖然有間而善之仁宗宮官雖
有蒙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是不
能弄權

熙寧中王韶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
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羗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
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
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
重其知耻

孔熈切于鬼魯山處士收之弟也為順陽令有虎來至
城南熈令吏卒往逐之熈最居其前虎據山大吼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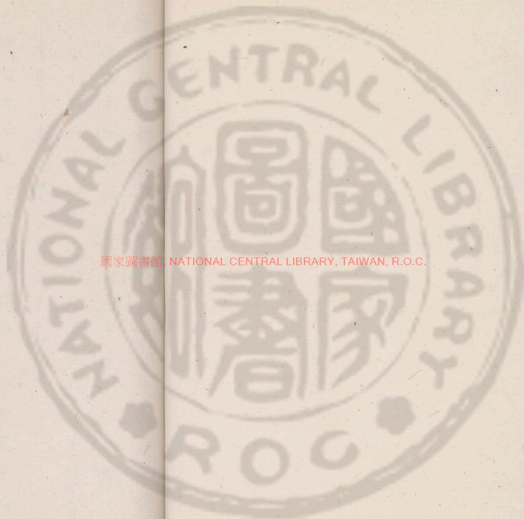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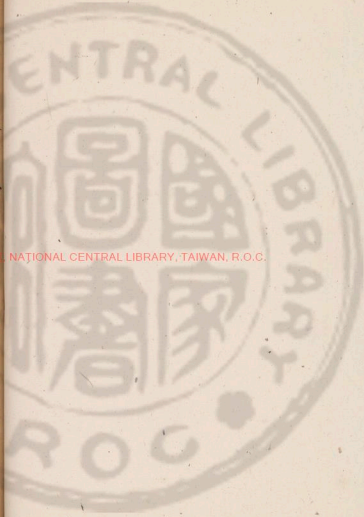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25251 v.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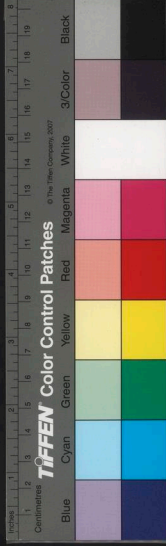
卒皆失弓鎗，偃作虎來搏。嗚有小吏執硯，趣當其前。
虎衝以去，嗚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嗚
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遂虎入山，十餘里竟射
中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輔之為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度
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揮筆有
風，空園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
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來遊，原上望昭
陵。屬意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永洛既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於環慶境上，經畧
使盧秉彜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因賫書移牒以遺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乘不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南都統星
昂崑名濟乃諱裁善致于安撫經畧麾下伏審統戎
方面久嚮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于兵後之際
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贄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
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
必動止敵為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使人
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率中國之體豈不為夷狄之
羞哉昨朝廷恭駟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
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
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
之議為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
之五路窮討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
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改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
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邊于闐作我歡隣北
有大燕為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鬪雖
十年豈得休息哉即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
子所謂未有好殺能有志于天下也况夏國主上自
朝廷見伐之後風雷興念謂自鉅數里諤上言乞不
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
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趣夏州時河東夫見
鄒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十餘
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



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管勾隨
軍錢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
轉運使楊思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
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
之於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
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廊延受我節制前與廊延
軍過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
岳等恐中道之絕陰更備八日糗糧及种諤既得詔
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廊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
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發之
糜得千餘石庚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
城中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入賊禁抄掠賊亦棄城
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皆言於
中正曰廊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
所獲纔三十餘級何以復命於天子且食盡矣請襲
取宥州耶可藉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
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
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東二日殺得馬牛羊以充
食甲戌畿內將官張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十餘人
發康塞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丙子至
斗心亭食盡丁丑至柰王井遇廊延掌機宜景思義
得其糧遂引兵趣保安軍順寧寨己卯王中正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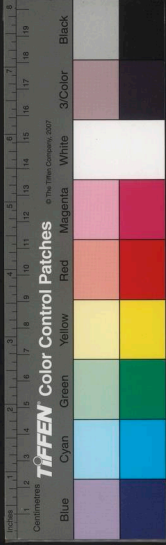


歸娘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福寧軍夫凍餒
僅什於道路未死衆已副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
朝音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二萬人夫逃
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餘人隨軍入寨者萬千餘人
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初上令
王中正種諤皆趣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
望空而行無御導斥猱性畏怯所至逼留恐虜知其
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尚未
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蓋士卒怨憤
流言當先殺王貽宣及莊趙二潛歸中正頗聞之乃
于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
金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于順
寧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
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于隰州獄
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
王中正令臣等只備半月糧片紙為驗臣等陰備八
日糗糈今出寨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
乃命脫械出外荅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
還朝過隰謂公岳等各除一官職事皆如故初河東
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皆令
持命于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理
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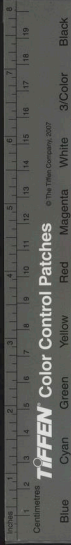


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
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隄
州趣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窩領江東轉運
使秦冬氣已嚴水凍州枯饋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
既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
為群擅自潰歸朝廷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上
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
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石河東分屯兵石州趙宗
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萬歲
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
不肯發從丕晚諭教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
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卒不問王中正在河
東令轉運司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
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
奏汝班行不辦有劔加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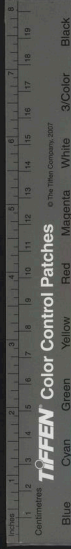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
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
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
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
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
能雇一夫相聚立柵于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
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挺



欲關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寨凍餒死者十五六
存者皆憚行無開志倉庫蓄積皆竭群臣莫敢言獨
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巽辭謝之
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憚晦叔因請解
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為
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
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
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
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
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
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玉發慚六月詔罷涇原之役
更命鄜延脩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
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鄜州軍事八月禧舜舉
與鄜延經畧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
路後兵始修永洛與未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
比騎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除要害虜騎數來
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豳國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
二十萬人實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
擊之既聞城永洛即引兵趣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
數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
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
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畧已就矣與存中歸



延安九月乙酉留李援及步兵三萬餘人于永洛括別
禧奔舉以八十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
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奔舉後如永洛丁亥虜騎
至城下禧命廊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
際禧奔舉復直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
騎過陳前至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
宜及其未成陳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
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衆心已
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柰
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鳴笛于陣虜騎爭渡
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
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
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
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
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禾蒿水寨為
虜所據城中之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
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衆突圍南走猶愈於坐
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
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奔舉皆沒命
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
珍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
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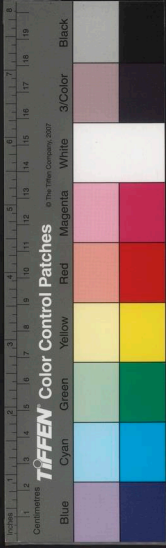
徐禧在廊延秉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彼羸虜左
縈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
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陳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
王者之師豈可以徂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趙閱道忤熙寧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
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勝衢路五賞禁
人增米價閱道獨勝衢各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
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
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張濟云

趙閱道為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
龜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劾討之于上且曰
陛下問趙忤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
臣上曰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
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
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范景仁
云

曾布為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
坐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問字
望之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
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公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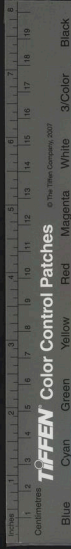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
于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顧問之晦叔方
為之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嘗約之三人亦不能違
也出則未嘗語人皆訕晦叔循默不副策望晦叔亦
不辦也同僚或為辨之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
從矣對曰然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
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索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
當更矣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并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
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閣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

兵討瀘戎蠻拔教柵斬首數百級止欲優進官秩以
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
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
四方館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貸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
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
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一貧人及亡賴子弟多取官
債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
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投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
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
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



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頷以為愜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關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
召使句以指捏之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方有襍
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
火熨之則如倍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
而硬閱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
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
之書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
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占每歲戶長代
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
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究不則汝曹均
輸之及期盡得買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
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
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
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
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
則氣結故懼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
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穀邀知州訴事
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
逸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歌逐之罕命引歸廳
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



為人嫡妻無子其妻有子夫死為妻所逐家皆為妾
盡據之姬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其
事以家貲逐之吏民服其能察寃 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
訛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為監門始置耳
安厝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厝傳入院中試
官復批所款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上厝罕遣吏
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
巡捕共一厝人皆見之不容有移人甚便之是後遵
以為法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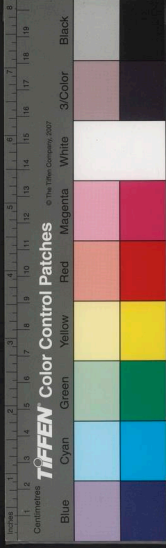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蠶疾不能
食不出觀故上于閏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張燈露臺
妓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尚未平酒教行而起李偕臣
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
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
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
喜即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掇之曾孫也夫愛于王屏居後閣
者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
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
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



曰火殆夫人所為也王怒命內知客鞠其事二婢不
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
太后曰新婦所為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
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為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
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
使宮官鄭穆同鞠于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宮
官馮誥錄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固召夫人入禁中
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
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
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火則無之然
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
削髮出外為尼太后曰聞汝詛罵岐王有諸對曰妾
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巾使送夫人
于瑤華宮不披戴舊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
資曰侯王意解當復迎之君貺云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
高遵裕出早海皇城使經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胡
蘆河共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
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濶必若不任事
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
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即上
賀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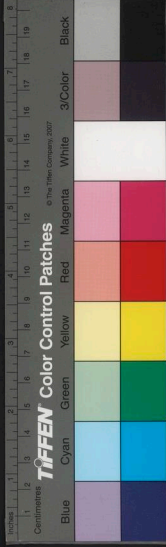


裕至靈武城以為城朝夕可下徙昌祚軍拘閑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礮以填塹又歆以軍法斬昌祚眾共解之昌祚屢恚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贖及三千餘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為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歆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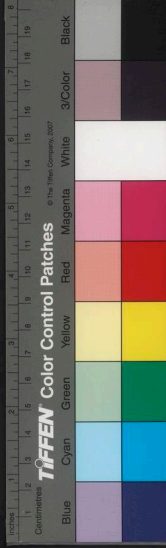
衆議折難甚苦尚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嚴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款對客有怨憤語改之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居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宰相尊重容蹶階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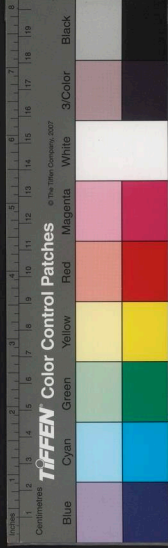


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
還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
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
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
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教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
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
其心無怨也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
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觀之于是安門市
為之空其得民之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
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嗟往
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
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於外能
如是乎

初遷人李公義陳言請為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
數斤為龍爪形沉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官官
黃懷信以為鐵爪只列於水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
旁繫大絙兩端針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
去來挽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
安撫命金堤司管勾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
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聞子淵
濬川鐵耙龍水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
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淵



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
給公使庫錢子洲乃於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
物疏濬各置曆書其課曰某日以掃疏若干步深若
千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
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
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于大名河
曲開直河既成子洲屬昉稱直河淺濶濬川司使用耙
濬之庶幾附以為功昉從之既而奏上狀昉子洲及
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
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熙
寧八年子洲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掃中大名府云
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遠移乞牒
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侵田
不過萬頃子洲用耙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洲上言
去歲大河數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
其督役官吏更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保奏稱子洲
等有奇功乞加優獎是時天下皆言濬川耙鐵龍爪
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
水壁壘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甫罷
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
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於事臣不敢雷
同保明共為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十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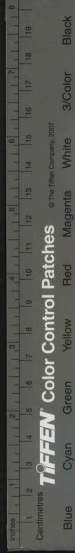


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辛未勅熊本落知制誥奪一
官以元田負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奪二官職任如故
陳知儉奪一官充替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
有建議欲決白馬河隄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
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
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
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
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聽使一淤何傷但
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
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
便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處所
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謂有
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介甫大笑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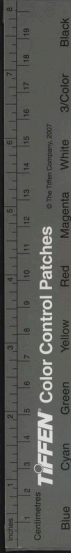
介甫秉政鳳翔民獻策陝州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
疏導使深又鑿陝石山使通穀水因通大河東流入
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
柱之險介甫以為然勅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
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恭王恭敬言不便則恐忤
朝廷獲罪敬言便則恐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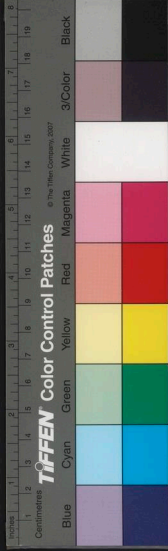
上流相度若既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寔
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
陝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為不常其處于
春首發穀州大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
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
夫役以為己利耳今管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
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
小則為輔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則請斗門以減之介
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
知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

卿朱昌言往視之昌言白政府請塞管家口獨蜀輔
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
預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玠等二口水
勢玠等報管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
管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
相料獻請昌言附會韓昌塞管家口故變易相公在
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寧
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管家
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玠
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叔
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管家口汴水復絕一如



前日朝廷更命叔猷開之亦不罪叔猷也立之云
元豐元年春塞汴河詔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
云欲鑿故道以導河之不行則決河北岸王莽河口
任其所至恐其浸滙南及京成故也天章閣待制韓
縝都水監丞劉璿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邦彥云
舊荆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並梓
利夔四路皆食并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
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
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並利
并鹽俟官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
建議請權河中華丘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
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而多少之差有
買賣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賞官
鹽食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恐鹽
折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
粟邊儲失俗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
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令旨於三司議之
三司使沈括以鄴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
改盡言其非而更為別劄稱據景溫申官賣鹽歲獲
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肯上復令與
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於是罷開封河中等
州並州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之法公弼



云

吳仲卿蔡中正等為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
牧司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不可元厚之為翰林學
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
可畊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
用三萬緡可買詔盡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
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送沙苑監其次恰傳置其
次斥賣之牧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省
五十三萬緡于市易務馬既恰諸軍則常給芻粟及
饑良糧餉所費甚廣諸監馬送沙苑者上四千餘匹
在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于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

馬士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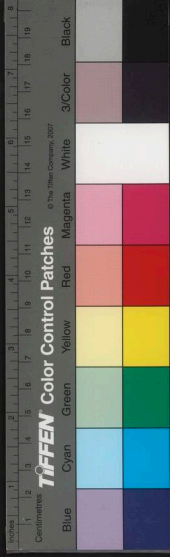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
見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後
其詞益浪高自補譽大率如此又獻稅法大要以謂
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
增天下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
輕分為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
是為差計催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倘為言之
於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舉一事難
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
敗夫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催千五百錢兩斛之穀



未應募即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
宜詣當宮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
不聖自生民以來唯孔子為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
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
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為此語因讀留書余曰若留
君書是當時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
叱左右使勿接乃退奈以其狂妄常語於同列以資
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成亦常以此榮獻之子華大
以為然及入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
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為相同置制三司條例司
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為善僱役之議自此起時李
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自見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謬建言往者銜前經歷重難皆
得場務酬獎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分
數應給錢緡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球專委諸州
長史檢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
免於是諸州競為剝削或數十年前嘗輕酬獎今已
解役家貲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
能償而自殺

介甫中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
道皆應減二等由是劫賊盜無死者劉鳴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上供無額官不權酒不禁



茶鹽務以安遠人為意

熙寧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即欲行文書吉父留之曰當俟晚集更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君既云三司使章惇嘗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惇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慚怍而退故蔡丞禧惇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為此也由是上惡惇介甫惡安道未幾皆出王承偃云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謂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恭政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于上獻可坐罪中丞知鄧州蕪子容當州制曾魯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犹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頗以子容制詞為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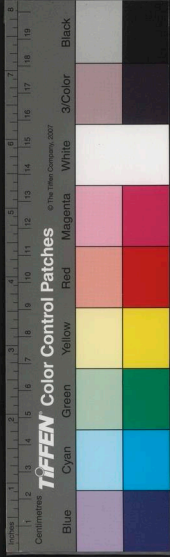
者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王充云

鼎未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廢故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苟為已盡力則因而進擢或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或無過則暗計資考及常格並後遷官如呂吉甫弟升卿新及第為真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考使之察訪京東遂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升朝為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召為崇正殿說書及介甫與言註甫有隙升卿復于上前詆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為軍稅練亨甫

以泗州軍事推官為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館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為潭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總得待制頌不得秘書監及熙寧十年團丘赦頌除諫議大夫宗回云

熙寧七年團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皆悉復旧原呂吉甫叅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胡宗愈劉摯皆坐為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復館職宗愈為蘓州通判一不露思摯嘗言曾布布為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團丘赦宗愈始復館



職宗回云

介甫用新進為提轉其實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
知州稱權又遷則落權字 李舜卿云

河決以錄事叅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暴橫
董捷吏民以立威皆竄垂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
公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
轉運司李竦判官陳充典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
州詣之曰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
亦不為起決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為旁出他州遠不
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河某所撰鼓角樓
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決曰凡

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也李竦等具奏其狀詔
罷歸決治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
府鞠問決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
一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
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決最為甚劉燾
云

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
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
其言迂濶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
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平不在
此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為輕已由是怨之



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為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
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恭嘗魯公知
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于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
公平蘇亮云

上將詔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
旨直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
是介甫深怨之蘇亮云

曹布政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蘇亮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徽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
輔按之亦無狀迹王雱危之以諫俸亨甫呂嘉問手
甫等請以郡館所言惠卿事雜他書下秀徽不令丞
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卿於陳州惠
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
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速絕介甫以是慙
於上遂堅求退蘇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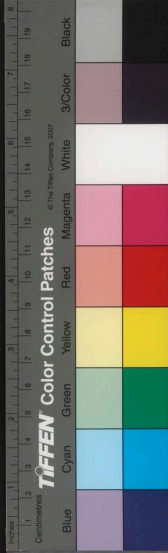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
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散罷之介甫怒曰
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避
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證
何遽如此乃起蘇亮云

諫議大天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
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務



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恕不得常侍
左右鈔穆求墓記俟死而刻之耳介甫哂笑許而心
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籍草哭於
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聞方有娘安國願死托生
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
願托也養充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
以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為密而獨隱於臣
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
竟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容事質於上上問從誰
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獨有隱於朕
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為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
明介甫妹丈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
暱置之左右薦朱明為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
夫為誰以直講沈季長對上即召季長為侍講吉甫
又引弟升鄉為侍講升鄉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
而談錢穀利害營膳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鄉不能
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
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
季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為
以謂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也伯
淳云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
不可介甫因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
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而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
曰豈若并祁寒暑而之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
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今
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重將有
窺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
等上正喜其出免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惇之云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
朝至暮十往之醫官脉狀皆使駭行親事費奏既愈
復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伯
淳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
稱王侍制來為夫人兒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
至金陵與夫人常坐於船門簷下見船過輒問非胡
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並往檢視涕泣遺之金
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
曹求賞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旬
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蕪克云

內侍李憲既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為民害
一以托批罷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歛
青苗使者督之散盡巧已官無餘蓄至是剩留五分



皆憲發之也 蘇充云

介甫既罷相升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
同御使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
珪從而和之今吳充發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
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
力主新法不肯變汝礪之言俞充為成都轉運使與
宦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枝正又
言李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
東路提刑汝礪因辭館職 蘇充云

呂升卿於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為王雱所昵且曰
陛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為誓于是臺諫言王安
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今升卿對
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
西轉運副使劑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為軍
酒稅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
章即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
欲使安禮來其過失故也得臣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
國子監教授溺于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
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願兄宜遠佞人也官滿至
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



以其兄來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重知人不
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
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
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
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誰人
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
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
家傷及先人發掘丘隴豈得不預我事也仲道思止
蘇亮三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謗其私于子婦者
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
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片語所從來
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勅榜朝
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
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聞實其事有一于此朕
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屢聞皆狂瀾而無考又
云其事暗昧不切實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慢
欺之路大開上自通僚下逮庶戶閨門之內咸不自
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媼修由是薦為御史
既而反攻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福之
墨已闕射羿之手

熙寧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



荒浪狂譎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畧曰敷陽子
既罷樞密副使知洪州於廬山之北建法堂中立法
身像號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一曰馮樞獨化
之門一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
無極真人獨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賴函明賴晦有
識無識皆倉而朝之太虛無極真人出獨化之明建
大法旗擎大法鼓手提二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
凡十萬餘言皆倣此既而進御又摹印以遺朝中諸
公及天下藩鎮學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
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詒謝上表曰為貧而仕富貴
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
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
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
臣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
古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
著書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詔
不才忝冒自請便親敢因謝表辭旨怒憤指斥聖躬
公為罔慢於是落詔觀文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
破上以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
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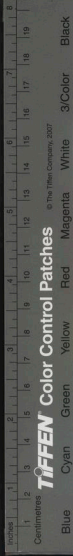
憂沮形於顏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况居邊徼者乎
願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
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韶有隙
蘇克云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為巧發奇中目
不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_以誕有類
識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
重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橐而資用常餽粹有
賓客十數珍饌立具皆以為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
重之熙寧中介甫為相館士寧於東府且年歲日與
其子弟遊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

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文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亦
私入睦親宅與之游士寧以為太祖肇造宗室于孫
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若挽歌徽有
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
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遺甚厚表默云
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
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羨新法
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
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
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校勘
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與學術而口辨揚眉奮

髯足以移人意上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云
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瘡州封上之承禧
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與其妻先奸後婚妻恃
此淫使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又喪而轉為吏
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闖人進士及第熙寧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
吏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人
監京城門民所賣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
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畫圖并進之朝廷以為狂笑
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
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
日雨俠自以為所言中於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
歲冬俠上疏數五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
言王安石作新法為民害呂惠卿用黨姦邪墮蔽聰
明獨馮京時立異與校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呂吉
甫大怒自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
民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
乎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璪聞之陰訪求當
世與俠通文狀或語以當世嘗從俠借書畫遺之錢
米璪即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諂云不
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知之必京教
告使之上言上以章示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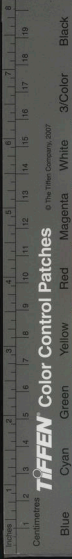
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問
遣選人舒亶乘驛追供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
上之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侯其流所與
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
繫考驗取當世門盾閱視賓客無侯名侯素師事王
雱而議論常與雱異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
之侯既上疏安國索其草視之侯不與安國曰家兄
為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並
能言之者子也能掄揚流布於人者我也子必以其
草視我侯曰已焚之矣侯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
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又
嘗見當世語及侯當世稱侯疏文辭甚佳小臣不易
敢爾使既寘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子
尉馬都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
外人交請具銀百兩大人自道之克臣從之于是臺
司牧安國諷等藉安國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侯使證
之侯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
道今乃更劾小人欲為詆譎耶安國慚懼即服罪潤
甫等深探侯獄多所連引久繫不決上以其杖蔓令
歲前必令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獄成惠卿奏侯謗
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侯所言非為身也忠臣亦可念
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諫議



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詭落職監無為軍酒
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勅誥放歸田里疏容勅歸本
貫其餘更民有與保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臀二十遠
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以慰
其心范光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壻自南方罷官押錢楮
數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
皮為不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
步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教松詣
某者去已有天命謀作亂竊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
開封府判官吳玦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虛病死獄
中方免叔皮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壻也監金權門文書庫翰林學
士楊繪待制竇卞皆嘗舉之永年監賣官文書得錢
費於娼家長其妻知之偽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
內翰若干遺竇待制亦嘗買繒帛及酒遺繪卞及提
舉司百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不止受其酒芻俱
不受又嘗召繪卞飲於其家令縣主手掬酒以飲卞
繪縣主以永年盜官文書事白父叔皮叔皮白宗正
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玦復按之
永年告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事請付三司
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窮



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殺復不摘卞繪等
賍污避事惜情熙寧十年五月繪責授荊南節度副
使卞繪職管勾靈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芻獨不
受其饋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李南公吳郡叔
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群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
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
以陳述古為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為龍圖閣直學士
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主得臣云

韓魏公判相州有三人為劫為隣里所逐而散既而
為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殺之衆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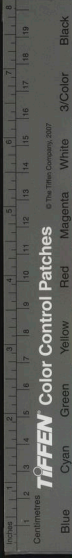
日又劫一家執其老嫗榜控求貸鄰人不忍其得呼
未語賊曰此姥更無他貨可惜榜死其徒即刺殺之
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寧法司後為
兵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
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
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
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
之人雖已死其為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
皆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今盜魁令其從云有救者
先殺之則魁當為首其從用魁言殺救者則為從又
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為失



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為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
執兵杖來關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從
自出已意手殺人不可為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
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為法官自當
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為失入奉世曰君自當
依法此豈必欲君為失入耶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
請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請駁為是
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倉書相州
判官日斷此獄聞周清獻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
識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又及甫乃安民之姊
子吳冲鄉之婿也冲鄉時為首相安民以書召開云
爾宜自來照管法司揭其家貲入京師欲貸大理吏
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為司農吏利其貨
詭托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為
皇城司所奏言費三千餘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
按鞠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
與冲鄉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
獄下御史臺司旬有赦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冲鄉在
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 寺丞劉仲弓推鞠按大理
寺詳斷官竇平周孝恭等初縛暴于日中凡五十七
日求其受賄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
為平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為恻刺而



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於前而問之安民懼其
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得其
辭甚喜邀欲與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
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
實無受賄事而蔡確深探其微滋蔓不已竇平等皆
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
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黃履
監察御史黃庶御史李舜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潤
甫確坐庶不約都不得語引囚於前讀示以所承之
辭令實則書實虛則自陳寃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
引實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等還奏確又上言陳安
民請求文及甫事連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
寃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為面護確為忠直
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諫
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
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襲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
深刺降授光祿寺丞知郡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
審克苟為朋附伴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
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懼亦云嘗
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冲卿子郡牧判官太常博
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為樞府檢
詳冲卿自樞府入相奏為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



涑水紀聞下終

稱受奉世風旨出相州獄奉世懼亦云于起居日嘗
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不許令即訊安持恐被
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彥
皆上所厚承之嘗為都檢正忠彥韓公之子也確皆
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救為上言確檢彼之情上意亦
解趣使結正六月乙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當吳安
持奪一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氏追停韓忠彥
贖銅十斤自餘連坐者十餘人周請遷一官冲卿上
表請退及闔門待罪者三四人上報遣中使召出令
視事確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子
弟為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
罪卿輩但欲共攻吳首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奏
劉遂之言者乃止云公廣季舉之王得臣伯淳馮如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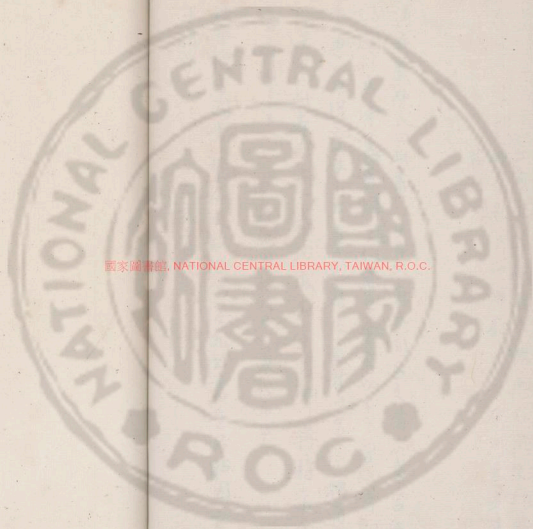


涼
玉篇先後切濯生練也又元後切與澁
同又先卜切唐部水名在河東晉身又
種佳切

通考載陳氏曰此書り于世久矣其間呂文靖公事呂氏子
必頌川君沛蓋嘗辨之^{以為}然湯公金書而之曾孫侍郎
香思適怪而實之上章先題板識者以爲誤按通攷
稱十卷此本分上下卷付或允金書而異時當有
善本與之
甲辰臘月初九日河東陳氏

按秦檜當國常禁私史故倡言允公書是不特因呂氏
子孫也
乙亥有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